



07686

西河合集

舜典補亡目

卷全

總論
舜典

舜典補亡目

卷全

舜典補亡目

西河合集



不類與典舜典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稿

又初情稿

舜典補亡

舜典者堯舜二典之一也尚書有堯舜二典出伏

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太史令司馬談作本紀時採

其文依次抄入紀中已百年矣及漢武天漢之末

有古文尚書出于孔壁其子遷始就孔安國問學

將採古文攙入之而以救李陵得罪下之蠶室至

征和之初又值巫蠱事發古文經文僅藏官府而

史遷則祇見書序不及見古文五十八篇之書故

五帝本紀其所載堯舜二典皆今文尚書中文撥

其詞而抄變之所謂勦易舊文以成一家言者並

非古文然而今文之節目次第則顯然在也其後

孔傳行世相傳亡舜典一篇實不知何時所亡而

細檢其詞則舜典尚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編今

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謂但有堯典而無

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截未嘗全亡而

不曉舜典後截在堯典中以致蕭齊建武間吳人

姚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于大桁市安攙之釐隆

舜典補亡卷全

一

二女之後慎徽五典之前以爲舜典不亡而不知慎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而世不知也但今文堯典自當有舜典全篇在放勳殂落之後而晉後盛行古文以爲古文五十八篇原包有今文二十八篇在內不必單行今文而于是今文之本至六季盡亡考漢晉儒者並不曉堯舜二典分割何處但稱虞書夏書爲虞夏書以不知何者虞何者夏也稱堯典舜典爲堯舜典以不解誰是堯誰是舜也至宋人劇攻古文妄謂今文真而古文僞今文無舜典誰

舜典補七
卷全

一

敢云有舜典者于是謂月正元日以後盡是堯典則不通極矣夫子百篇序早分堯舜二典而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祇在慎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如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類而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則此真舜典矣况史記于古文祇得百篇序盡採之入本紀世家而五十八篇之書並不及一字其所入者惟今文而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史記引掇皆不用原文第襲其大略而勦易之然踪跡可見是今文雖亡而史記本紀則正

今文之可據者。今較史記。二帝紀則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其詞與本經不同。皆勦易抄變。並非舊典。然大概可睹也。向思旁搜五帝遺載。散見諸稗官者。以實其說。而事涉不經。其文不雅馴。因盡刪去。仍祇存帝紀所有及原註所并及者。分列之以載于篇。

舜典補亡
卷全

三

舜典

虞舜

名曰重華

此下皆史記
帝舜紀文

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于舜七世矣。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舜冀州之人也。

夏 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

尚書大傳販于頓丘就時負夏 孟子遷於負夏

就時者逐時言赴候以營利也然則舜又行估販矣

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順適不失子

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此與前後出以採擷非一

也書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

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

與處以觀其外此與堯典似同而實異者後試舜五典百官節亦如之

舜典補亡

四

孟子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

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顛手等也 其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

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

成邑三年成都孟子象稱舜都君以此 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

築倉廩予牛羊

孟子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

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

孟子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通史瞽叟使舜
滌廩舜告堯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烏
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

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謂旁先管

出去之謂旁先管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

出去謂旁先管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

孟子使浚井出從而掩之通史舜穿井又告二

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舜入井瞽叟與象下

土實舜從他井出去也

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

舜典補亡

五

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與父

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

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庶幾舜復事瞽叟愛

弟彌謹

孟子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于戈朕琴朕砥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

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

其于予治似原文修飾

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自此至烈風雷雨不

難之事與堯典文大同小異在舊舜典文原自有此
故伏生之誤合為一與蕭齊之二十八字之誤冠堯典

皆此故也此但提真教五典句而百揆四門以次見後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高辛氏有才子八

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

于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至后土以揆百事莫不

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內平外成

自昔高陽氏後至此全襲左傳季文子使史克對宣公文以解納于百揆

百揆時序句此解經非經文也後做此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

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

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

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

舜典補七

六

堯堯未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

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魘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

人也

自昔帝鴻氏至此亦全襲左傳文以解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句

左傳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

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

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此二句直與堯典同

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

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
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堯之事皆與舜共

孟子堯老而舜攝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
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而禹臯陶契后稷伯夷夔龍益彭祖自堯時而皆

舉用未有分職綜數語起下二十二人之命此亦史文非經文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此下皆舜典原文而以史記文証之

於是舜乃至於文祖此下皆史記文後倣此

舜典補亡 卷全 七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謀于四岳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

命十二牧諭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兪汝往哉

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

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嗟禹汝平水

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臯陶舜曰然
行矣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
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臯陶蠻
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
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舜曰棄黎民始饑

今文作祖饑
故抄作始

汝后稷播時百穀

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
教在寬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
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能信

舜典補七
卷全

八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禹拜
稽首讓于艾旰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
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
諧

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

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
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

朕虞
官名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兪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
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
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惟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
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長言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舜典補亡卷全

九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宋蔡沈作尚書集傳謂此十二字衍文係益稷謨脫簡于此者今史記有此文至益稷謨則採入夏本紀中以大禹臯陶益稷三謨皆是夏書然仍有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諸文此係兩出非複出也劉向校尚書其脫簡者祇酒誥名龍二篇他無脫簡見藝文志

帝曰龍朕望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命汝爲納言

夙夜出納朕命惟信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異分北三苗

咸異即咸熙也後世考功法有尤異本此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臯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

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

至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

和龍至賓客遠入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

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

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

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庚氏羗北山戎發息慎東

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

招之樂舜韶樂係禹所作故大禹陳謨有九功惟

九功九歌啟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

帝始此一史文非經文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

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

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

疑是為零陵

陟方陟于方岳言巡狩也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此有

明據者宋人龔韓愈說謂陟方卽升遐言死也則
乃死二字贅矣又或以陟字訓死方乃死爲陟字
之註尤
屬無理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惟謹如
子道封弟象爲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
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
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
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
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此節
史文

西河合集

尚書廣聽錄目

卷一

總論

二十五條

卷二

三十一條

卷三

十三條

卷四

三十三條

尚書廣聽錄目

卷五

四十三條

尚書廣聽錄目

西河合集

字大可稿

又輝克有較
還宗極黃較

尚書廣聽錄

予七歲受尚書是時當崇禎之末經師弟授宋儒蔡
 沈註本無餘事也謂長聞有為古今尚書辨者而疑
 之然是時守功令赴試雖稍稍旁及他說而究無成
 學既則丁國變流離走四方倘自給及亦無書可據
 啗啗而已漢藝文志曰書以廣聽予讀宋諸書不能
 于此外有所推賢而往往以聽而廣其說是廣聽者
 本以書廣今乃以聽廣也予奔走稍息而徵事忽至
 不能再讀書矣因取舊所雜聞者編而記之名曰廣
 聽嗟乎其廣也與哉

尚書廣聽錄

放勳堯名史本記曰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
 為帝堯與舜本紀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記夏禹名
 曰文命並同故趙文註孟子曰放勳堯名楚詞就重
 華而陳詞王逸註云重華舜名帝繫曰睿叟生重華
 是為帝舜是以大戴禮五帝德篇帝堯高辛氏之子
 也曰放勳帝舜橋牛之孫摯腹之子也曰重華禹高
 陽氏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是堯舜禹皆當時通稱

之號而放勳重華文命則實其名此歷考諸書而無不然者獨孔安國傳作倣解謂規倣上世之功而其說不明于是蔡註又改倣作至解母論推至其功說仍未明卽此史文開卷遽加以贊詞二字非號非諡一如後人題棹楔者恐無此理故孟子善讀書直作名解以帝乃殂落改作放勳乃殂落此非帝名乎使契爲司徒放勳曰勞之來之此非帝命之誰命之乎

蘇軾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何事耶予謂善解經者不在解而在通敷四海誠難解然在諸經

尚書廣雅錄

有可通者禹貢曰禹敷土此卽敷四海也商頌曰禹敷下土方此卽禹敷土也敷土敷土方不必別有事矣大抵禹職治水事在四海故曰敷于四海此如周頌般詩成王巡狩天下而曰敷天之下詞例並然非有他也不然禹不掌教有何文命作貢禪教征苗于羽不得謂神禹以文治也

或謂堯舜禹湯是名放勳重華文命天乙是號又不然湯以天乙爲號見乾鑿度諸書然湯則斷不是名伊尹咸一有德竟稱尹躬暨湯豈臣可名君乎且論語引湯誥儼云予小子履則湯本名履與放勳同觀

此則堯舜禹之非名更可知矣若顏師古註史記又謂堯舜禹湯皆是字則皇甫謐帝王世紀謂禹名文命字密而系本云絲娶有辛女是生高密字禹字密吾又安從定之

然則何以處臯陶謨曰古史記載之體追述在昔必加曰若稽古四字其下或記事或記言如帝堯曰放勳記事也臯陶曰允迪厥德記言也後儒誤以曰若稽古帝堯連讀耳若益稷無曰若稽古四字則原屬一篇觀伏生二十九篇不分益稷可驗也乃陋儒辨此謂放勳是名允迪何以不是名則放勳是贊詞豈

允迪二字亦贊詞耶

尚書廣疏卷一

三

克明俊德孔傳能明俊德之士而用之明即明湯俊即俊又皆虞書所有若云能明大德則大學引經之解可解經乎大雅於緝熙敬止必不能以止之助詞作止善解也况俊不訓大故大學改峻字今原是俊字而反訓作大則大學改此多事矣在有問先仲氏曰俊德何以不訓堯德曰以俊德頌堯頌無理且堯德已其前節頌堯矣然而明俊又何以先于觀九族曰學記曰師無當于五服五服不得不親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天與日月皆左旋從來天文家皆言天左旋日月右
轉此自有說按歷法周天三百八十五度有奇天行
一日餘一度日行則剛得常度而比天爲不及一度
月則較日少十三度矣然而作歷家以退步爲進步
法以順數難算逆數易算如十二律進數爲隔八相
生不如退數隔五之較捷是以周髀諸歷與考靈耀
乾鑿度諸緯書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以退
數作進數之歷算也乃晉天之志及吳王蕃傳有云
天圓如倚蓋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因天
西旋而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東旋蟻西行磨疾

尚書黃鸞錄

四

蟻遲不得不西于是言歷之家皆墨守蟻行磨上之
說牢不可破而不知大謬者夫蟻行磨上謂蟻足着
磨而不可脫也今日吾不知其有足與否其不能着
天而嵌身碧落與羣星等此易曉矣且日行黃道嘗
卑于天月行諸道又嘗卑于日故凡製渾天者必先
製天儀一層謂之六合儀而離六合而次近于內然
後作日月五星之儀一層謂之三辰儀其間兩層相
去不知何等則亦相離而不相着之極致矣乃謂日
行之道天得牽之吾不解也

嘗見徐仲山傳是齋日記有云天地之大陰陽也天

之中日爲陽月爲陰然而皆左行者以天陽也日爲陽之陽月爲陽之陰也地之中山爲陽水爲陰然而皆有行者以地陰也山爲陰之陽水爲陰之陰也易曰天行健又曰利牝馬之貞先逃夫陽必健而在前陰必弱而在後故天爲最健行越常度曰爲次健不失故步月則弱而款多矣星則尤弱故直不能行而附天以行今天守常度而日行一度則日健于天一等矣而月行十三度則月健于日且十三等是陰陽翻覆不止先逃之有失而謂考九黎之變掌五紀之常者如是乎

尚書 虞 德 錄

五

元歲者天行之名也日者日行之名也曆以日爲主以歲爲紀而月則分判于其間故月行之數卽謂之月月者月行之名也蓋天爲至尊不能狎接必匝歲而日與月得借就之日爲次尊可以間接苟越三十日則月遂得與日爲合朔是歲者天行之名其一日越一度而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成一歲者非天平日者日行之名每日行三百六十五度而適一周爲一日者非日乎月者月行之名每行三十日或二十九日而成一月者非月乎

此其間有一定之時自刻是也日行晝夜一百刻是

其常時毋論晝夜長短而第以百刻為準故日行一周天而時之百刻已盡何則以日有常行也若日行多一度則將有刻已盡而日未休者不得日行止于是百刻亦止于是也此等之可定者也又有一定之度三百六十五度是也惟日得常度天左旋而越一度故自立春始至立秋而春夏所見之星齊入于地何則以參差在天也若謂天得常度日右旋多行一度則必自立春日始日向東入地多行一度至立秋而三百六十五度已行過一百八十二度半將日仍出地而從西上矣此俗所謂西方日上時也大謬也

考書廣辰錄

六

然世之墨守者又必執明太祖之說以爲口實明太祖云曾于軍中觀乾象當天清之時指一宿爲至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不知此卽月之退也其東過之丈許卽月東退之十三度也雖月亦西行朱魯退東而天行急西則月雖西進一宿退而向東者蓋其所指之一星卽天也星附天者也太祖亦知此星之卽天故曰列宿附天而其所以偶未明者而不動三字耳人有趣舟行而疑岸動者此不知不動者也有見月入雲而反疑雲不動者

此不知動者也。假當是時，有對揚于帝前者曰：夫亦惟列宿之動，故月過東則疑義已釋，而世人執必是議行磨上，與太陰過東兩說，予故于辨次而併及之。納于大麓，孔傳作大錄，官名，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末令述錯，愆伏謂之不述。此說固謬。大錄機政與百機何異？且烈風雷雨非汎指陰陽愆伏言也。故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烈風雷雨舜往勿逃。而鄭玄直云：入麓伐木，蓋可解說。第伐木二字無據。堯納舜于山麓，亦無謂。且與上納于百

尚書卷之三

七

按諸文不合耳。徐仲山日記謂大麓官名，特非是大錄機政之官，是必當時洪水未平，或間試之作司空官，有名爲大麓者，如同禮衛名川林虞名山澤之類。以此乘載而遇風雨，理故有之。若孔傳則大有所本，非杜撰語。王克論衛云：大麓三公之位，以一公之位而統錄三公之事，桓譚新論亦云：昔堯試舜于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班固紀實憲功德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且前。此孔叢子亦有之。宰我問孔子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逃，何謂也？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于尊

顯之官使大麓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
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逃錯明舜之行合乎天也
則孔傳純襲孔叢子以爲言又王莽傳予前在大麓
至于攝假師古曰謂爲大司馬宰衡時

五瑞爲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與周禮典瑞文同
五禮爲吉凶軍賓嘉與周禮宗伯文同二生一死爲
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與周禮六摯文同說者遂
謂此是以周禮解虞禮而兩學紛起併謂古自有五
瑞五禮及生死等物並非此數予謂此皆不讀書人
所言向使此註出于馬融鄭玄諸儒則所據者是周

尚書廣疏錄

八

禮此註出于安國則所據者是真正虞禮何則以安
國不曾見周禮也周禮出于武帝末裁經進獻而國
家多事遽收入祕府雖五家禮儒尚不得見他儒亦
安從見之是以西漢學人並無一語一字及周禮者
至漢成校書始頒于世安國作書傳則正當漢武末
周禮祕藏之際其偶與周禮同者必尚書舊來原有
是說斯時去古未遠得以襲入此正見唐虞典禮與
三代同亦正見周禮一書猶得存前代之舊互相照
証而不諱書人反攻以爲僞亦可憾矣是以正義所
疏皆周禮原文而安國所傳則其義與周禮同而其

文並與此亦不襲周禮之一驗耳

若謂唐虞有四岳九官十二牧諸名並無五等公侯之爵不常以公侯圭璧五瑞則望扶山川安國亦即以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為解其時周禮禮記俱未出也此必古來釋文如是矣蓋虞廷十二人皆六官之列而五爵通于邦國當在州十二牧之外安見當時羣牧不即以五等列封爵者觀其曰班瑞羣后又曰肆覲東后則羣牧之下已皆稱后既稱后則五等爵矣是以帝王世紀云帝摯封異母弟放勳為唐侯國語稱蘇封于崇為崇伯尚書逸篇謂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則侯伯封爵早有明証

尚書普德錄卷一

九

誰謂如周禮乎

况周禮典瑞典命諸文在大戴禮列事篇有之原雜參前代之禮故三帛在周禮亦有諸侯世子公之孤執皮帛二物而惟帛無色孔傳直詁以纁玄黃三色此皆據朝事篇文明有所爰是以于龜是此亦有諸侯適子執纁公之孤卿執玄附庸執黃之說此正禮與周禮相表裏者

祇五瑞五玉似有分別周禮六瑞六摯原屬兩事瑞是天子所頒故帙以為信玉是諸臣所將故執以行

禮五瑞是瑞五玉是贄似不可混但六瑞不及卿大夫士以非五等也六學竟不及公侯伯子男祇以孤卿附庸及諸侯世子爲言豈五等不當贄與按春秋相見皆以五瑞爲執見之禮則卽此五瑞原可爲贄如左傳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魯侯執玉卑其容俯奉圭秉璧此並非朝覲瑞時也是以周禮于六瑞四圭二璧之後直接六學謂華同此瑞而下典瑞職云執此五瑞以朝覲宗遇會同諸侯相見亦如之則明以此圭璧之瑞作相見禮矣若近代儒者又有引禮註五等享天子川璧享二用琮大小各如其瑞諸侯

尚書廣雅

十

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貴一等以明別有五玉不是五瑞然此是享玉非相見執玉也典瑞曰諸侯相見而此曰諸侯相享可誤用耶

乃蔡傳遵朱元駒說改本文五玉三帛二生一苑贄移之如玉器之下卒乃復之上賜于經文五玉三帛二生一苑贄如五器卒乃復一十五字相仍解釋爲不通矣經文謂東后來覲考几玉帛生苑一齊來贄但玉則禮畢還之餘不還耳此與聘義已聘而還其圭璧禮同蓋器卽是玉典瑞掌玉器之藏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聘禮以圭璧璋琮爲四器如五器者如

語詞謂若是五器也。自蔡傳割截如五器三字則于卒乃復句不得不以禮畢而復還故所爲解夫以一年歲周四岳而必一岳一還朝則于時有不給若以後岳還前岳則于事理又未通且歸格藝祖明云巡畢始歸此時未復也如曰又至一岳名復則前行非反步也如曰諸侯復去則以東后覲東岳行不出境未可言復且諸侯可先去乎

象以典刑卽五刑也故次于五刑者則流以宥之於是以鞭以扑以贖由漸而輕然總以五刑爲之準觀其後曰象刑曰五刑五刑則唐虞自有五刑可知也

尚書廣雅錄

卅

自後儒好爲仁者之言謂五刑始于苗民之惡實造五虐之刑以爲法唐虞未必有此因以畫衣菲屨蒙中截領爲象刑此在荀子已早辨之卽班固刑法志亦論及之不必贅矣近復有畫衣菲屨而取本文所列者定爲五刑曰鞭扑贖流殺夫大刑惟殺則其可蔽斯刑者何容指數而乃舉情終一例以當之固不倫矣且向惟五刑甚于流故作流以宥五刑今五刑祇鞭扑而反作流罪以宥鞭扑世無是理且流爲五刑之一卽有所宥祇四刑耳况贖則不必宥矣曰宥五刑則以流宥流猶闕一刑又况帝有後命明日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其爲五刑
五流者有名有位有次有地未可冒昧并抹去也
或謂揚子法言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刑三千漢
刑法志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
順而用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信此則肉刑始夏
后氏矣得非唐虞無五刑乎曰此則據左傳而誤解
之者左傳昭六年子產鑄刑書叔向詒書曰夏有亂
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此明言三代末王因亂作刑
而冒爲先世之名以誣之非謂禹湯文武作亂刑也

漢人據其語而不解其意且見虞書五刑但有五數
而無其名至商周之書然後太甲有墨刑盤庚有劓
刑康誥有劓刑刑至呂刑而五名俱全因謂禹創
而商周順用之吾嘗讀國語而稍悟其說國語與左
傳同出策書而國語論五刑則直爲虞書作解有曰
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鑕
箠薄則鞭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謂之
三次則是前古五刑並及膚肉名雖小變而刺殺並
同故三就之名更爲三次孔氏卽取其說以作傳然
且劓墨未形而反多刀鋸鑕箠之具一似苗民之造

桀黜商君之增鑿顛與抽脅者然則古刑三就其不能離肉刑以爲說有如是也

自是之後漢文除肉刑而宮刑未除是以孝武時司馬遷猶罹其法至隋開皇年則并宮刑亦除之于是隋唐至今皆以笞杖徒流死改作五刑而天下未嘗不治此正今法之勝古者乃新安朱氏又謂傷肌膚以懲惡亦王政之一端意欲採陳羣之議復宮刑二刑使淫盜二罪可絕禍本雖殘其肢體而仍全軀命爲上合先王之意則以獄市煩多請鬪貨賂無所不極如斯世而斷肌傷體一不當計無復之斯又爲

尚書廣聽錄

前說者所不道也

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殛落此是舜典文而曰堯典者以堯典止于此節蕭齊時誤以曰若稽古帝舜節冠之愆徽五典之上觀五帝堯本紀實以曰放勳起至帝乃殛落節止可驗也其後舜典末節與堯典同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卽二十有八載也陟方乃死卽帝乃殛落也第陟方二字世多不解一以陟方爲死猶言升遐也則乃死二字贅矣一以陟爲死猶言新陟王也則方乃死尤贅矣惟孔傳曰升道南方以巡狩而死于蒼梧之野此是正

解而或反疑之曰道何以升則商書曰若陟遐遐亦升升不必高也曰陟何以方則周書諸侯朝于方岳又曰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巡行曰陟四方曰方猶言巡方省方也然則舜以巡行死矣是以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史記曰舜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國語舜勤事而野死皆與孔傳合而或又曰孟子謂舜卒鳴條何以不信孟子耶曰鳴條不知在何所世久疑之矣且經無見文始信孟子陟方者經文也舍經文何信焉

作士是官名尚書大傳註于夏書云所謂六卿者

尚書廣聽錄

西

后稷二司徒三秩宗四司馬五作士六共工其云汝作士者與汝后稷汝共工同與汝作司徒汝作秩宗不同但周語云稷爲天官此正大傳所稱六卿之首之証然止稷一字是官名雖他稱后稷而后不必官得毋作士亦如是乎特其時有以官稱名者稷官稷而名棄故帝命曰棄而史書曰讓子稷契暨臯陶官與名雜稱若共工四岳則但有官無名矣古稱名不一如此

四岳姜姓伯夷亦姜姓故國語曰姜伯夷之後也則伯夷與四岳祇同姓耳世本謂祝融曾孫生伯夷封

丁呂爲舜四岳則于舜之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矣
曰伯夷爲難通矣歷者書傳四岳爲一人爲四人尚
不能決必求其人故實之亦何必然人典天而益

舜格于文祖此與受終文祖歸格藝祖同一堯祖廟
藝卽文也特是堯三年喪畢舜始卽位則此時應有
堯至八廟可就廟受命而仍稱文祖者統所尊也蓋
堯是黃帝之玄孫玄囂之曾孫蟠極之孫帝嚳之子
此七廟不知誰是祖廟五帝首黃帝其前不可考矣
禹受命于神宗是舜祖廟其稱神宗亦統舜祖廟言
之但其廟甚備正義據帝系謂舜亦黃帝之後黃帝

尚書卷之五

五

是始祖昌意其遷祖也顧項竈蟬爲二祧敬康勾芒
蟠牛馨睪爲四親此七廟皆具者

蔡註據蘓軾之說謂神宗堯廟且謂堯之所從受天

下者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神宗受天下于人必

告于其人之所從受者殊不知堯旣已天下與人則

此時天下非堯天下矣此所謂公天下也若猶是堯

之天下則私天下矣且其意不過謂舜受堯禪則舜

一代不當立廟此皆小人之腹妄測大典天下豈有

身爲天子而不爲宗祖立廟者若然則孔子所謂宗

廟饗之者安在若謂宗廟饗子孫保皆指商均以後

言則天子不事七世而欲使諸侯事五世亘通之論也。且蔡註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証堯廟矣。正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七廟故得禘黃帝祖顓頊禘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皆舜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不得不郊嚳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不得不以郊祀配天屬之嚳宗祀明堂屬之堯耳。故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其所郊所宗皆無廟之主。但有特設而不得移主于廟者。而蔡氏以宗堯証帝堯之廟。則但見宗字相同。便強引作據。又

尚書廣聽錄

十六

何曾于宗法一考究乎

特益稷篇內有祠考來格馬融謂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簫韶九成觀之。則禹為舜興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瞽瞍時始死。觀舜踐帝位後常載天子旗。朝瞽瞍可驗也。其曰虞賓者以堯子丹朱為勝國之賓。反來助祭。則舜于即位後明立七廟。而蔡註于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知為誰祖。誰考。天下有註經如是者乎。其意但欲模糊此一節。祇為讚韶樂之美。而及鬼神及生人及鳥獸。則以祖考而下與生人鳥獸同呈。殊聽大無理矣。且

樂奏專以祀天地祖宗無虛奏者若然是無事擊鐘
荒淫之事也且無虛奏樂而遍諸虛實號召羣后者
若然是與人作伎邀請賓客作勝會也日前王之後
惟助祭然後稱賓詩稱有客辰驚皆言見廟助祭是
也若但來朝會則周襄王會踐土其冊書載王若曰
晉重魯申衛武蔡申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皆羣
后耳何曾以宋爲周賓乎

念茲在茲四句正言臯之邁種德而民懷之也君民
相感必先治已而後可治人念我耶去我耶在此而
不在彼也欲以明言我欲以誠見我在此而不在彼

尚書廣聽錄

七

也夫如是而功可思矣不惟德矣此說在魯臧武仲
釋書有之春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季武子妻以公之姊妹而厚賜從者于是魯多盜武
子乃使臧武仲詰盜而武仲辭曰子爲正卿而召盜
我安能去之紇聞在上位者灑濯其心軌度其信而
後可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所歸也上所不爲而民
或爲之是以加刑罰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民亦
爲之固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云云

字初晴稿

又秋晴稿
文輝克有駁
懷宗延漢駁

尚書廣聽錄 二

奠高山大川奠作定解然是定祭山川之典禮非安
定山水之謂也史夏本紀改作定高山大川而馬融
作註猶曰定其差秋祀禮蓋漢世相傳本如是也至
班氏地志仍作奠高山大川而顏師古反謂高山大
川各得安定則直置禮典無有矣古廵方尚秩山川
今明明治水始則奠以祈之終則旅以報之其在情

尚書廣聽錄
卷二

與禮皆所應有是以禹貢開首曰隨山刊木奠高山
大川而結文卽曰九山刊旅蓋初以刊木祭山川而
後則祭山川以謝刊木一祈一報一奠一旅首尾照
應而總歸于刊史文之有體而有要如此若曰安定
則此時固未能卽曰定其大略則禹意中事史文又
安足記之

三江舊皆以導漢文有東爲北江導江文有東爲中
江遂疑大江卽三江故孔氏于東爲北江傳云自彭
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于東爲中江
傳云有北有中則南可知蓋謂經文有北江中江下

無南江然有北中自必有南北所謂三江者也至周
禮職方氏其川三江賈公彥遂遵其說謂江漢兩水
至尋陽南合而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
道而入海故揚州有三江此皆據經文而誤解者經
文江漢合流後只爲一江並未分三卽此一江亦獨
自入海並不曾入震澤此皆經文所無有非復山川
陵谷古今遷變可藉口者况三江九河旣有數目則
必實按其數非朝三暮四可以狡獪之術解古經也
按導漢導江本是兩水及導漢至大別而南入于江
則一水矣一水必有名今茲入海者名江乎抑名漢

尚書廣雅錄

一

乎漢旣已合江則漢不可名而徒名爲江則又何以
別于本爲江者因以漢在北而南來入江名爲北江
則此江者漢也若本江則自合漢後東會彭蠡而
又東入海將何以名弟名江則無以處漢而苟名南
江則漢入江江不入漢南北相抗其于至客之義安
在因名爲中江中者內也非外至者也如內衣曰中
衣治內職者曰治中也又中者身也卽本身也如射
義侯中謂射侯之本身也則以本身是江而又從
外入故曰中江是中江卽大江矣以大江與漢兩大
水入海而愚妄之疏乃欲增一江以抵之爲二不可

笑乎

乃地理志則又襲北中之說加南爲三而于大江一水又明知無三分入海之事因別造爲三水而又不實指爲何水何名仍曰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南江從吳縣南東入海則既無其水又不能尋其入海之道在經籍固已昧昧而古老今人世處其地亦不能自援自據以爲說則明是誤襲經文北中而加南爲三從孔傳而小變之真夢中又說夢矣

若蔡註松江婁江東江之說則本之庚初吳都賦

尚書廣藝錄卷二

三

註此以吳地註吳賦定不他及且其意妄疑禹貢三江入而震澤定則必于震澤有關者因盡取震澤下流之水以當其數然仍少一所謂東江者則從無此水雖多少寬認而必不可得則亦可已矣况松江卽吳淞江與婁江皆震澤之委以爲三江之一則有之若以爲卽是三江則儒者之說不可聽信吾將以經傳折之國語夫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又曰與我爭三江之利者非吳也耶向使此是三江則此車轍水不能環吳焉能環越且此吳地也與越何涉反云與越爭三江之利豈有此理

嘗在史館作館課文予主韋昭國語註曰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揚西偏之水莫大于彭蠡東偏之水莫大于三江與震澤故舉彭蠡震澤及此三水而已無餘事今遍搜揚州大水有外于彭蠡震澤浙江浦陽者乎若夫江則九江江漢所重在荆而此則第以沿于江海一語傍及之蓋浙于揚爲最大發源新都綿亘太末間滛滛千餘里滔滔歸海較之揚子尾間爲尤濶故枚叔七發所謂廣陵之曲江者指浙江也曲者折也浙江出富春而作一折名爲浙江天下惟浙江有濤故七發盛稱之今試問維揚之地有曲

尚書廣聽錄

四

江乎維揚之大江有濤乎是浙江爲揚州極著之水禹之入會稽者爲此江吳越之相環而相爭者亦爲此江也至浦陽江則專在越地鍾于鳥傷而環經諸暨餘暨諸縣而北入于海春秋時皆以此稱三江之口吳越春秋所云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正指其地故南史謝靈運傳有云使薛道雙合鄉里健兒象之三江之口是三江舊名自春秋至今不改是以桑欽水經妄求南江所在謂南江巡宣城寧國爲長濱注其區東而松江出焉則卽以松江爲南江固無理矣乃又云奇分爲三江口又東至餘姚入海則亦指此

三江口爲禹貢三江之一因詳記其入海之處而第
不曉三江口之卽浦陽致誤以長濱并松江屬之夫
松江長濱必不能越浙江而到餘姚入海也審矣至
酈道元水經注又妄求東江所在謂臨平湖上通浦
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則亦明以浦陽下委爲東
江爲三江之一而又不知臨平之不能越浙江而通
浦陽故一往不合然而浦陽之爲三江則桑欽之經
酈元之註其蹤跡皆可驗耳

九江有兩說一是大江至荊州分之爲九此禹貢九
江也是一是廬南彭蠡湖改名九江此漢晉九江也若

尚書廣聽錄

五

宋儒謂洞庭是九江則杜撰矣何以言荊州九江也

禹貢于荊州曰九江孔殷則九江原在荊州界內孔

傳云大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而正義謂大江分而

爲九江猶大河分而爲九河是以桑欽水經曰九江

在長沙下雋西北詳其地當在今荊州之西岳州之

北而張漬謂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總不

離今荊州上下而自禹治水以後不知何時泐沒名

存而形毀一如九河之不可蹤跡此考之前儒所說

而皆脗合者若其江名則張僧監尋陽記云一烏二

蚌三烏曰四嘉靡五呷六源七廩八提九菡凡竇字

記尋陽地記以及張漬賈舫李宗諤皆有九江圖名雖稍有參錯而什七尚同

若彭蠡九江則始于司馬遷作史記有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語而劉歆遂謂湖漢九水入于彭蠡致班氏地理志于廬江郡尋陽下云禹貢九江在其南因之應劭鄭玄輩皆曰九江在廬外而于是沿襲之久竟以彭蠡作九江矣夫禹貢分州之文九江在荆彭蠡在揚兩不相涉卽導漢導江亦明云過九江至于東陵然後東會彭蠡是九江彭蠡不惟兩地兼隔東陵而混作一水此馬遷之誤而世復誤襲之則直曰此非禹貢水道可一言斷者

尚書廣雅

六

乃水旣移易而郡縣之依水以立名者亦漸就遷變遂門戶分承互起爭執考秦時九江郡在荊州西陵鄆春之間漢初革而復置遂漸移壽春則已近揚矣至新莽變制竟改壽春之九江爲延平郡而以江南之豫章郡改名九江且以柴桑爲九江亭于是揚州之彭蠡則真爲荊州之九江焉然此新九江非舊九江也至東漢仍改如舊而晉則又改舊九江爲淮南郡及惠帝元康元年割荆揚諸地合十郡并名江州凡九江新舊總爲之屬初猶治江北岸後溫嶠移治

潞城及永康收元隋分廣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置
尋陽一郡而屬之江州至元帝渡江復于潯陽郡內
置九江一縣于是江南江北新舊九江與夫九江水
九江郡九江縣悉在此地而膠固之徒且有執史記
以難禹貢者矣
若蔡註云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則
漢九江郡並無尋陽尋陽本漢廬江郡所屬與九江
無涉相傳漢置九江郡在壽春其地名爲潯水城與
尋陽名近因遂以廬之尋陽謂卽九江非九江有尋
陽也

至以洞庭爲九江則宋人胡旦晁說之輩並創其說
然總無証據卽所引湘沅資澧諸水亦參錯不一且
反覆導漢導江文又並無洞庭蹤跡可以寬認乃謂
東至于澧澧卽洞庭之一爲湘沅資澧之澧則澧卽
洞庭也既東至于澧又云過洞庭不合又謂至于東
陵東陵卽巴陵爲洞庭出江之口則此出江之口卽
大江之所爲東行而過之之處也過洞庭于此至巴
陵亦于此又不合如是則其說可廢矣水經曰東陵
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雲上地名韋昭曰雲上今爲縣地理志江南有雲

杜縣杜卽土字音之誤也蓋雲夢兩澤名左傳稱雲
中又稱江南之夢皆指澤言故司馬長卿子虛賦雲
夢者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其水甚大而其傍土地
則加土字如南郡枝江安陸皆有雲夢城類舊註土
兼上下有雲土夢土史文以省字兼之此爲近理若
云雲土謂水去土見則雲夢大澤也能見土乎

地志雍州之地無黑水或云在燉煌郡今滇蜀之交
有瀘水孔明出師表所稱五月渡瀘者瀘盧黑色又
名金沙江以江沙出金也唐樊焯云西夷之水南流
入于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若江

尚書廣雅卷二

八

皆入南海今麗水亦名麗江卽金沙江周興嗣文
所云金生麗水楚詞所云黑水玄汜皆是其地
導山導水馬融王肅輩皆有三條之說以導岍爲北
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獨鄭玄分作四列以導
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
陽列陰猶北陽猶南也其分三爲四者謂導岍爲河
西傾爲淮嶓冢爲漢岷山爲江以四大水列四大山
也蔡詁改作南北二條則猶是鄭意而名則變矣
太行恒山卽北嶽恒山也在今真定曲陽縣西北周
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山鎮曰恒山註曰恒山在上

曲陽是也。漢武天漢中修封泰山，還過祠常山，瘞玄
玉二事，卽在其地。或以恒州渾源州恒山當之，謂古
時北巡盡在渾源，後以山顛飛一石至曲陽，而山石
兩豁中空如陶，歷代怙升登者皆就道祠曲陽，而渾
源遂歇。此亦傳聞之未可信者。第北有兩恒山，其誰
爲北獄，則舊儒多云在曲陽耳。
敷淺原在本傳云一名傅陽山，在揚州豫章界，在國
語註亦云一名傅陽山，在豫章。在史本紀註亦云一
名傅陽山，在豫章。至漢書地理志則于豫章郡歷陵
縣下直曰傅易山，傅易川在縣南。古文以爲敷淺原。

尚書廣雅卷二

九

蓋傳卽敷字，易卽陽字。傅陽者敷淺之別名，是其名
其地記載歷然而朱子又欲以廬山爲敷淺原，則凡
書皆不足憑矣。元王耕野曰：敷淺原恐非廬山，高平
曰原而又名敷淺，則必平衍非高山可知。若謂山之
高者可以輯疆域，則禹所記者舉疏濬所及言耳，非
周制職方表高大也。不然豫之嵩嶽舒之瀋山江東
之茅山九華何嘗不高而不一及之何耶。

朱元晦謂東滙澤爲彭蠡于水道不合，彭蠡合諸水
而自爲豬非有藉于江漢之水而始成滙者，且彭蠡
在江南不在江北，又曰東迤北會于滙，兩直相左矣。

因援鄭樵說欲刪此二句而未果也全吳澐著書纂
言則遵朱氏說將二句修改作一處以示刪去則前
無忌憚矣學人貴虛心且亦當略通禘說以求其義
其曰東滙澤為彭蠡者非謂彭蠡為漢水所豬也按
孔傳云滙廻也卽夏本記漢地理志俱曰滙回也謂
漢水過彭蠡而廻旋焉耳彭蠡自為澤而漢東過而
滙之因曰滙洄其中而後去者為何水為彭蠡也其
曰東廻北會于滙者則北字不連而廻北字連廻
北者靡廻知逝之形謂江水至此其于東行之道稍
迤向北而彭蠡南出適會之洞旄之謂蓋江迤北而

尚書卷二

十

明者也

鳥鼠同穴是一山而四字名者西顧朱留鳥鼠是舉
偏名導渭自鳥鼠同穴是舉全名也爾雅鳥鼠同穴
其鳥名鴝其鼠名鷓郭璞曰鳥常在外鼠常在內其
穴而居故其山以是得名此則山川禽鳥共耳共曰
經文傳說可証可據者而猶勘鳥鼠與同穴是兩山
則未免過強矣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
穴山渭水所出今臨洮渭源縣卽漢首陽其地有鳥
鼠同穴山但或稱鳥鼠或稱同穴亦猶禹貢互稱耳

舜肇十有二州而禹又分之爲九此正洪範所云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禹法九類以治洪水因復改爲
九觀禹貢凡山水皆加九字如九州九山九川九澤
是也其後周禮爾雅皆仍九州然周禮有幽并而無
徐梁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各于舜十二州別有取
舍又不同

九河九江尚有水可計數若莊子天運篇九洛之事
則洛安有九乎前人有云古多以九名不必九數太
湖一湖而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名九澤必欲以西
傾鳥鼠實九山胡蘓馬頰實九河則九澤九淵不可

皇清書廣編卷

十一

問矣

夏本紀于導岍及岐上加導九山三字于導弱水上
加導九川三字意欲以此山水實九數也司馬貞註
九川則實以弱水黑水河濟江漢淮渭洛定作九水
而適相合至山澤則參錯矣乃節取諸山以岍壺口
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嶧冢內方岷當之謂皆經文中
領首一山也然文所首經何足定數蓋其所導山實
二十有七隨取所及所至縱橫數之皆不能限之爲
九則何必然矣若九澤則或以雷夏大野彭蠡雲夢
滎波荷澤孟豬適是九數然震澤現名澤而反不列

九澤之數何以解之

書序夏啟作甘誓而莊子說苑俱謂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又謂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獨史記云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此至書序說也其後馮衍賦訊夏啟于甘澤兮煬帝典之首傾亦謂是啟事若王逸註天問旣以有扈牧豎擊牀先由爲啟攻有扈親于牀上擊殺之又以終斃有扈爲澆滅夏后相相遺腹子少康仍滅有扈則旣以爲啟又以爲相之子自相矛盾且與呂覽夏后相與有扈戰甘之說亦同亦異漢儒解經之難據如此

尚書廣義錄

十一

有扈聲罪但以五行三正爲辭而並無罪狀世多不解大抵有扈之叛謂啟私禹之天下而不以予賢故不伏啟因以天命折之謂五德相禪三正遞改皆天命攸行所謂天之歷數在是者而侮棄不遵是逆天命也天用絕其命矣家語孔子答季康子曰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如包犧氏以木德王神農以火德王類故漢律歷志云堯以火德王嬪天下于有虞是爲土德火生土也舜又以天下讓于禹土生金是爲金德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子月天正丑月地正寅月人正此在軒轅高辛已早行之故論語云

行夏之時謂有夏適行人正得時之常是夏雖繼世而子行爲金子下爲寅地行人正統承天歷命在故也又夏禹天錫洪範首重五行故其陳謨卽曰水火金木土穀於治水卽曰六府孔修今行征伐亦卽曰威侮五行蓋其世守範書如此

據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而孔傳云成湯子太丁未立而卒故湯沒而太丁之子太甲嗣立卽湯孫也自孟子有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文而殷本紀遵之謂湯崩太丁早卒乃立太丁弟外丙三年而崩又立外丙弟仲壬四年而崩

尚書廣雅錄

三

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斯二說未知誰是在漢儒亦莫知適從孔氏註尚書卽依書序趙岐註孟子卽照本紀至班固作律歷志引伊訓篇且兩騎作說曰太甲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竟以數人連稱之不知其爲成湯耶太丁耶抑外丙耶如是而經義亡矣夫經稱祗見厥祖厥祖者湯也何以祗見謂將卽位而奠于頌也然則所殯者湯矣經曰湯則雖書序亦不顧何况本紀或謂何以處孟子曰昔固有解之者矣外丙一歲卒仲壬四歲卒此在湯崩前未嗣位也然何以必及二人曰古傳位之法唯世與及殷尚傳

及則必及二弟故終殷之世凡二十八君皆傳弟者而惟此二弟不傳則又烏得不及之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宋儒皆謂商以建丑爲正故夏之十二月丑月是正朔其不改稱正月而仍稱十二月者以朔改而月與時皆不改也此不讀書之論予已于春秋春王正月文辨之詳矣然此太甲既改元稱元祀而仍稱十二月亦必有說曰此十二月是建子之月夏之十一月商之十二月也若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則在商稱正月矣夫十二月何以爲元祀也按周制遭喪而卽位踰年而改元春秋十二公

尚書廣詁錄

十四

可驗也若商制則遭喪卽位踰月而卽改元假如先君以正月死則祗正月是先君之年二月卽改元矣然此二月不得改正月也以新君元年與先君末年合此年而不得分也先君以十一月死則十一月以前皆先君之年惟此十二月一月是新君元年然而此一月不得改正月也以先君末年合新君一月而共此年此月不得爲新君所獨有也今據世紀成湯以下未十三年崩則必崩于建亥十一月而太甲以建子十二月卽位改元故曰元祀十二月若過此以往卽爲建丑正月卽太甲二年非元年矣

然而太甲中篇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何也曰此亦建子之月夏之十一月商之十二月也按士虞禮公羊傳荀子三年問諸書皆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畢者謂撤喪服可以卽吉而行政也太甲自元年十一月服喪至三年之十月則適兩朞喪小記所云三年之喪再朞者而于是又加一月至二十五月而畢喪則仍是十有二月故孔傳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其云二十六月者則并朞後一月言也然而服闋矣故伊尹以冕服改商卽吉是元祀之十二月爲元祀首月而三祀之十二

尚書廣雅錄

五

月爲三祀末月也皆十二月也則皆建子月也且其爲建子月又有徵矣人第知伊訓篇爲改元卽位而不知又有大者夫其云伊尹祠于先王又云奉嗣王祗見厥祖何也祗一成湯而旣稱先王又稱厥祖祗一奠殯而旣稱伊尹代祠又稱嗣王祗見雜出無理後讀漢律歷志知伊尹代祠是一事是越朞祭天嗣王祗見是一事是卽位奠殯其曰越朞祭天者正以此月爲建子之月卽夏之十一月值冬至朔旦禮當祭天雖有先王之喪而祭入重大不以王事廢天事故越紼而行特遣冢宰代祠之經稱伊尹祠于

先王先王者契也配天者也祭典所稱商人禘與
郊契是也此一事也其曰卽位奠殯則如康王卽位
三宿三祭于先君楹前與侯甸羣后共行奠禮而然
後卽位改元此則嗣王自行之且祗在湯殯故曰奉
嗣王祗見厥祖厥祖湯也此又一事也然則此十二
月本冬至之十一月矣律歷志云商十二月乙丑朔
且冬至伊尹越弟行事祭于方明其非建丑商正之
月經文顯然胡安國本屬陋儒其所傳春秋無一不
錯而南宋儒者遵若科律必謂三正不改時月予因
就諸經而屢辨之

尚書廣義卷二

六

唐虞三代皆立七廟見家語穀梁傳荀子及禮器
王制祭法諸書而漢韋元成無學謂天子祖五廟而
鄭玄遵之致王肅發難劉歆駁正是非得失早已瞭
然而近代攻古文尚書者猶以太甲七世之廟爲疑
予于廟制及尚書寃詞論之詳矣特孔氏正義不慚
鄭說不辨于禮記註而于此稍發之且喪服小記有
庶子王立廟之說鄭氏誤註孔氏于小記註不便駁
正而反載于此此亦見前儒用心之苦有禘經學因
亟取之

何言庶子王立廟也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而立四廟此言正七廟也正七廟者一始祖四親
合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而七也乃又云庶
子王亦如之正義引王肅等說謂受命之主是初基
之王故立四親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
雖承正統之四親然猶別立已之高祖以下之四廟
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之類此其說在東
漢張純朱博輩已用其議使光武立元成哀平正四
親廟又自立四親廟以所生父南頓令爲皇考廟祖
鉅鹿尉爲皇祖考廟曾祖鬱林太守爲皇曾祖考廟
高祖節侯爲皇高祖考廟此見之典制而在經在史

尚書廣雅錄

十七

皆可據者其後宋陸佃陳祥道輩亦能稱其說而程
頤司馬光議濮禮明楊廷和議嘉靖大禮皆一敗塗
地而不可收拾始知學者貴通經周官曰學古入官
議事以制所係甚鉅不可忽也詳見予辨定大禮議

中

盤庚歷數遷國曰于今五邦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
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今將遷殷爲五遷前儒謂
五遷俱指先王言不得以遷殷漫入數內故鄭玄王
肅輩皆云湯自商徙亳爲二遷此皆強求五遷不可
得而故析一以合之夫商亳本一地湯自南亳徙西

毫祗一徙也安得以始居爲一徙乎按汲冢古文有盤庚自奄遷于般語而般本紀又云祖乙遷于邢意當時祖乙居耿之後因耿地被河患又遷他處如書序所云祖乙圮于耿者其曰圮則必已毀于水不能再居可知也雖祖乙所遷處或奄或邢尚未可定然而已遷矣則是毫豈和耿已經四遷與祖乙所遷而五此猶有據者若然則前儒所謂盤庚自耿遷殷者吾猶以爲說經之疎也夫耿在祖乙時已圮矣尚自耿乎

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孔傳謂耳不

尚書廣雅錄

十八

聰之異此以鼎耳作占也但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雉者羽孽也豈高宗視不明聽又不聰乎又漢五行志劉歆謂鼎者三公象也鼎以耳行鼎耳其樞機也羽蟲升鼎耳當有小人升三公之位以爲政者夫高宗方升傳說以爲相國語所云得傳說以來升之爲公者而其祥如此則說非聖人而小人矣故予謂五行災祥統不足信此其一也若苟悅申鑒又曰鼎雉之異與殷之符也人以爲災而我以爲瑞亦孰得辨之

微子稱箕子爲父師比干爲少師師者師保之稱父

者大也父師少師猶周官三公稱太師三孤稱少師也若謂箕子是微子叔父故有父稱則比干叔父稱少師者不可通矣且服虔杜預謂箕子是紂庶兄其爲紂何親未有定也伏生大傳云禮政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此不過鄉官之長並非諸父其稱父師者卽太師也故史殷本紀及微子世家皆稱箕子比干爲太師少師此明驗矣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又史記太師疵少師彊論語太師摯少師陽皆樂官名

尚書廣雅錄

十九

災蔡註以犧牲牲句用以容又句若孔傳謂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而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則以犧牲牲用爲句以容將食又句初甚不耐既而思之犧牲牲者牲也用者黍稷也無實曰牲器實曰用用與牲對器實者實于器者也以容將食者謂于以容之而犧牲黍稷俱取食之也將者取也正泰誓所云犧牲粢盛既于函盜也則其文非無解矣若蔡註曰用以容謂有司用相容隱則用以也既用又以世有此詞例乎况此是今文其所屬讀皆是漢文時晁錯親受之伏生者兩漢學官既勅功令

而諸儒學僅並無敢私相篡易縱有異解安可并圖讀亦改之

尚書廣聽錄

秦誓惟寸有三年

九年而卒武

十三年而

三年予

十三年

後

尚書廣聽錄
卷二

二十



不融既而
牲器實曰用
食者謂于以容之而
也正泰誓所云
解矣若蔡註曰用
龍亦如女世有此詞
而諸儒學僅並無敢私相篡易縱有異解安可并圖讀亦改之

字大可
號晴稿

又秋
輝克有較
履宗姬黃較

尚書廣聽錄 三

泰誓惟十有三年孔傳謂是文王之年文王受命至九年而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又一年伐紂合十三年而後儒多非之蔡註因改作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予謂蔡註未必是孔傳未必非者武王不得有十三年也紂在文王時罪惡已稔文王伐密須伐黎伐崇殷喪岌岌安得復有十三年虛度之理若武王

尚書廣聽錄

則自卽諸侯位後連卽天子位十一年而崩並不當有卽位十三年之事正義引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止一十四歲而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則在文王卒時武王卽諸侯位已八十三矣乃又十三年而始伐紂則九十有六將文王世子所云武王九十三而終者已死過三年也後儒讀書拘泥謂文王必不當稱王必不當受命改元夫稱王誠可疑文王世子武王呼文王爲君王或是後人追稱皇矣詩是類是禡行天子之禮或是後人追頌若改元則諸侯原有之春秋列國各自稱年而

出國八國亦必改元以紀之如鄭厲公出奔中隔數
主豈容仍舊衛獻公在外越十三年則于返國後自
當更始故戰國魏惠王秦惠文王俱有後元年此正
諸侯改元之明驗也文王自囚羸後出而封西伯賜
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則更新之會因而改元誰謂不
可是以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一年歲在鶉火
文王更爲受命之元年又九年而崩此其說武成有
之武成云惟九年大統未集正謂改元後又越九年
卽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亦與說
合蓋以九年合四十年正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

尚書 卷三 三

終先九年受命是八十有九正是中壽自七十至八

十至九丁爲中壽九中身者中壽之謂是文王改元

原是經文兄其稱受命皆是受天命與王之意無逸

日文王受命武成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皆指受天命言與中庸武王末受命同宋儒有巧

爲立說謂受命是受商西伯之命非受天命皆不必

也若武王則卽諸侯位時已八十三歲又四年爲天

子爲八十六歲又七年而崩則正當九十三歲如是

而泰誓武成無逸六韋禮文王世子帝王世紀無一
不合卽史周本紀亦謂武王卽位修文王緒業九年

東觀兵亦指文王年言魯世家亦然其小異者古文尚書後出西漢儒者皆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史記十年十字皆七字之誤又伏生大傳分著七年謂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皆實指文王受命言若謂武王卽位之十三年則從來無此說然且諸經諸傳無一能通則是蔡註所云雖若近理要是小人之用心古聖古王全不如是善讀書者不可不察也

十有三年春春不在夏正寅月在周正子月孔傳以

尚書廣雅錄

三

爲周之孟春正義以爲周建子月十一月皆是也而蔡註必以爲商周改正不改時春必在寅卯辰三月而不在子丑兩月真不可解按武王興師伐紂國語明載其月日其興師以前則伶州鳩謂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而漢律歷志從三統歷推之謂此是周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以是日歲星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與州鳩所言合也乃越三日而得周十三年正月辛卯朔州鳩所云辰在斗柄星在天龍者是日日月合朔在斗前一度而次日壬辰辰星在天龍武成所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者正

二月二日以朔日死魄朔之二日爲旁死魄是也乃自此而推至二十八日戊午而始至孟津武成所云既戊午師渡孟津與此所云大會于孟津者皆在此日而史官以春紀之則子月春矣其後越二日庚申爲二月朔歷辛酉壬戌至癸亥爲二月四日甲子爲二月五日而一日布陳一日誅紂與武成牧誓國語及律歷志諸日無一不合徒用武斷何爲乎若孔疏以二月庚申朔爲辛酉朔改遲一日則于四日癸亥五日甲子又不合矣此則其稍不簡點者要于月日則並無同異耳

尚書廣聽錄

四

武成原無脫誤而宋人必謂有脫誤程氏劉氏各有改本蔡氏則竟另刻一考定武成入經中按武成大告諸侯自王若曰嗚呼羣后以下述公劉太王王季以及文王之德自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以下述伐紂時告天地以商王逋罪藪惡之禍此本告詞一申並無間斷而蔡氏謂告諸侯與禱鬼神截然兩事豈可漫無分別乃以底商之罪告皇天后土一段移之伐紂之前以王若曰嗚呼羣后一段割在克商之後先禱天地後告諸侯何等條理然春秋時昭七年辛尹無宇曰昔先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

下遁逃至罪淵藪則其所謂告皇天后土數紂罪藪者正其所爲大告諸侯之言也無二詞也又國語伶州鳩敘述武成自癸亥布陳甲子克商後曰布令于商卽大告諸侯也曰昭顯文德卽其歷敘先王以及文王之德也曰底紂之多罪卽底商之罪告天地以數紂惡也皆是大告諸侯之詞並無禱詞且前後次第自王若曰嗚呼羣后以下一氣順敘並無彼我參錯一字其在伶州鳩尹無咎時定無有出入屋壁脫漏竹簡如今所云而其文如是苟非無妄亦當緘口抱悔慙矣又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與丁未祀

尚書廣雅錄

五

于周廟謂是兩時遂將旣生魄節撓之生明之後丁未之前而漢魏諸儒註易卦引此亦是哉生明後直接丁未此時孔傳之行未過大河其所據書並非晉太保鄭冲傳至城陽臧曹之木然其無不同有如是者嗟乎聖經一縷保守不足尚敢云改况改又必無一逼者徒出醜耳戒之戒之

洪範九疇是書名卽天所錫者周書王訪于箕子一篇是也第此是夏書而陳其書者係商臣箕子遂有稱商書者總之天帝授書本屬怪事而神禹則實有之觀其受書後作兩大事皆用九類疇者類也一是

治水舜初分天下爲一十二州而禹忽改爲九州遠
于帝舜前自稱曰予決九川乃當水初治時謂水之
爲患莫如江河因疏江曰九江滸河曰九河及其既
治則制田賦爲九等而田曰九土貢曰九貢賦曰九
賦然且曰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無非九數是禹治洪水原取九類以爲法此一事也
如此方與縣埋一

尚書廣雅錄

六

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蓋舜屢命禹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而禹以九類之義合六府三事爲
九功定九功爲九敘以九敘作詠爲九歌遂以九歌
而布之金石爲九招且以九招而九變之謂之九成
則是簫韶九成雖虞舜之樂而禹實爲之是以夏本
紀曰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而楚辭天問
且曰啟棘賓商九辨九歌則禹傳子啟亦且傳九招
之樂而功歌之是禹作九韶亦取九類以爲法此又
一事也然則禹之受九疇審矣故五行三德不見于
諸經九功九歌不見于諸傳而禹實創言之惟禹謨
洪範二書然後有五行九歌之文故禹自陳謨亦卽
用九疇爲言如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卽五行也正
德利用厚生卽農用八政又用三德也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卽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此春秋卻缺每引其文以爲夏書非無謂也

自孔安國謂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神龜負文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而劉向父子總承其說謂五行五事諸名及敬用農用諸字皆洛書所有而班固五行志且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于是漢後儒者皆羣然謂河圖畫八卦洛書陳洪範吾不知洛書是何物其與範通否皆不可得而定也然河圖洛書二物見于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皆出于伏羲之世且

尚書廣聽錄

七

皆則以畫八卦安得有一出于夏時一則以作洪範之說又春秋緯云河圖爲乾爲天苞洛書爲坤爲地符河圖九篇用乾數洛書六篇用坤數則河圖爲陽九洛書爲陰六未聞洛書之數是九類也且易大傳註洛書摘辟日用十二月之卦以定歲紀則俱用畫卦並無他用且洪範本文明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天所錫者洪範九疇非洛書也若云天所錫者是洛書而禹法之爲洪範九疇則當緣未殛死時禹未法也卽曰天乃不畀洪範九疇是禹未嘗法而先有其書大不通矣

乃宋儒無學忽以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
八爲足爲洛書夫戴九履一始于大戴禮明堂篇二
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卽明堂九室制也東漢儒
者竊其說以爲太乙下九宮法此在後漢書張衡傳
中猶載之是以明堂南三宮曰二九四而九宮法則
爲戴九爲二四爲肩明堂中三宮曰七五三而九宮
法則爲中五爲左三右七明堂北三宮曰六一八而
九宮法則爲履一爲六八爲足未嘗曰此洛書也宋
陳搏偶拾其數遂以黑白點淫繪之爲圖而妄名洛
書授劉牧邵雍諸人傳至南渡而蔡氏信之遂著爲

尚書廣聽錄

八

洪範皇極一書以大闢其說無論洪範一書有數無
位五事不必在西南五紀不必在東南八政不必左
稽疑不必右五行不履五福不戴三德非西北庶徵
非東北此與明堂方位陰陽向背絕不相涉而卽以
數言之明堂本大衍卽陳搏所稱河圖者天一坎水地六乾水
天三震木地八艮木地二離火天七與火地四兌金
天九坤金此大衍生成之數必不可易而八卦本體
則地二離火在南天一次水在北天三震水在東地
四兌金在西坤艮乾巽四維相峙凡前後左右四方
八面無非相刑相尅之數南北水火東西金木四維

相峙純以金木水火相沖殺而明堂人法將以和陰
陽而調風雨使向背主客有順無逆因取西南四卦
彼此相易坤兌在南離巽在西其在前後左維則坤
九兌四之金可來生坎一乾六之水在東西右維則
震三艮八之水可來生與七離二之火而轉而相向
則又水返還金火返還木主客相生連環不已是九
宮之神直本明堂真公劉贍原周公相宅遺法與八
卦方位截然有分而至其爲數則仍是坎一離二震
三兌四乾六與七艮八坤九何則以天地生成之數
不可易也今陳搏但拾其數而妄稱爲洛書蔡氏又

尚書廣聽錄
卷三

九

但拾陳搏之圖而不知爲明堂九宮之數乃以戴九
爲離南則仍與履一坎尅右七爲兌西則仍與左三
震尅二肩爲坤四肩爲巽則仍與八足艮六足乾尅
是宮不成宮卦不成卦陰陽向背何所取正且使伏
羲以後孔子以前無故而有離九坤二兌七與四之
卦數其爲離經畔道莫此爲甚而近代歷家舍九宮
正法而妄逐蔡誤且造之爲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
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而亦以爲洛書亦以爲洪範
夫洛書洪範固絕不相涉乃卽明堂九宮顯然成法
在大戴禮後漢書明堂月令易緯乾鑿度諸書歷歷

可考而兩宋相傳一往訛錯致易書兩家各載其類
于易書之首而儒冠千萬悉俯首而受其誤真可
也

五事配五行見之五行傳然夫子說卦原有之說卦
以震東爲木兌西爲金離南爲火坎北爲水此五行
之見于八卦者也乃其配五事則以震爲足足如貌
也以體貌從足起也是貌爲木也又曰坎爲耳聽爲
目謂火光如目之視物木內明如耳之辨聲是視
爲火聽爲木也又曰兌爲口口實司言兌又爲金金
有聲故言亦有聲是卽言爲金也是以伏生五行傳

尚書廣聽錄

十

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此實本夫子易傳
以爲訓者蔡註不知何據攷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
視散木也聽收金也則于理旣乖而于經于傳又別
無所據直武斷矣孔傳解書序于大戊祥桑之禍謂
之貌不恭之罰而史記秦二世元年無雲而雷解曰
易震爲雷謂貌不恭也是以震爲木所主在貌故雷
禍木禍皆謂之貌不恭之罰此直本夫子易傳爲言
卽視不明劉歆亦以爲于易剛而包柔爲離離爲目
爲火故火愆則視不明此與八庶徵五氣所驗無一
不同蔡註旣毀二傳且于夫子書易顯相抵牾何不

量至此

宋儒專誣古經爲脫誤剛禹貢改武威無所不至可謂罪大惡極矣至洪範篇則從來無云有脫誤者而蘓軾謂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皆五紀之文當在五曰歷數之後洪邁又謂五皇極中如欽時五福至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皆九五福之文而脫簡于此者至明儒且有謂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當是五皇極之文應移置以爲天下王之下則是尚書一部不至如百本大學不止矣嗟乎人不讀書亦當讀史記試觀史微子世家全載洪範一篇與經文本並無異同又何曾有一字前後移易而小人之腹動改古經不亦怪哉

尚書廣聽錄

十一

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孔傳謂責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卽今所云債也負天子之債于天天來取償必需一子死則且代可矣此孺語之可笑者鄭玄謂不卽不也三王不愛子而任其死天必責之則何如以且代之是天不欲死武王而三王死之尤爲無理且不非否也蔡註謂三王有保護元子之責于天不可令死如欲其死則且請代之則于天無理且必增如欲其死四字非解經法也惟徐仲山日記曰惟爾

元孫某遭疾若此儻爾三王以爲此雖我元孫實天之太子也其責甚重不可死則且請代耳如此則子孫子二字俱有關合文理與語氣俱通貫矣責作任解太史公曰是予之責也夫義同

周公居東二年孔傳以居東爲東征鄭玄以居東爲避居于東二說分兩大門戶久矣少時亦主鄭說謂三叔流言成王方疑公不暇而公反東征而誅管蔡于情于理俱覺未合因作國風省篇于鴟鴞詩力破東征之說久行于世以今思之則有殊不然者按祿父之畔與三叔流言不是兩時孟子周公使管叔監

尚書廣雅錄

十一

殷管叔以殷畔是管叔流言時殷已畔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明在一時金縢但言流言而不言畔者以成王疑公在流言不在畔耳豈有流言兩年而然後畔者此不然一也管叔旣與祿父畔則無容避居坐視致二年之久萬一其勢已成則東征三年何益矣不然二也此云居東二年而商風東征之詩則恰云自我不見于今年正義謂居東實二年而行役者合去來計之則有三年是兩經所言彼此恰合則真一事矣不然豈有避居如是久東征又如是久動輒以三年二年計者其不然三也惟居東卽東征

故但稱東一字而其地已見以三監在國東也其又
稱東山謂太行山之東即戰國所稱山東者以三監
衛地在太行東也若避居于東則是何東以為東都
則是時殷頑未遷洛邑尚未成也以為東魯則魯公
未之國周公則留國于周終身未嘗一至魯也不然
四也且避者避位而去猶今云避賢也冢宰去位亦
一大事而乃成豈不留二公不留豈任其自去耶然
且避之至二年矣從來道公事者祇有東征三年一
事並無避位二年一事此真後人妄談為經傳所絕
無者不然五也且夫罪人亦難稱矣亦惟與祿父皆

尚書廣雅錄

三

畔始名罪人故正義云管叔疑公有異志由不識大
聖耳但啟商共畔其罪為重今乃但知流言為管蔡
而遽曰罪人斯得則所云罪者誰罪之所云得者誰
得之不然六也且鴟鴞之詩管蔡既誅之詩也所宜
更防者殷頑未靖耳此正營洛遷民為召諸洛諸多
士多方所張本而如曰鴟鴞為東征以前之詩則既
取我子母毀我室何以為解夫詩之東征三年即書
之居東二年詩之既取我子即書之罪人斯得而今
皆反之其不然七也且鄭氏劍足說亦未就尚書經
文一計之耳且其說甚荒唐不可謂鄭氏云武王崩

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啟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云云今以其說計之則是武王崩後周公爲冢宰三年而遭流言又居東二年而啟金縢之書夫然後東征三年而誅管蔡則已共八年矣考之尚書大傳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洛誥所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經文也經文于七年之間在公已東征營洛遷頑作誥居攝並畢嗣此將明

尚書廣義錄

14

農復辟而謂東征甫還而已踰七年則小說家事也然只未營洛邑而曰居東都取子毀室而曰成王殺公之親屬而奪其官位土地則直齊東野人之語而以此解經亂道也其不然八也然則勿辟勿法也謂不誅祿父也居東東征也謂次其地而相機而入若居守然慎其事也此時奉王命而往大誥所云周公稱成王之命以誥天下是也罪人斯得法祿父以法二叔也貽詩曰鴟鴞謂當營洛邑遷殷頑民也肆予小子其新逆以東征雖畢而鎮撫未還王遣人迎公以圖更新也王出郊郊天也

若康誥酒誥皆卽以三監與殷之舊地封之康叔而
然後圖遷頑之事書傳所謂四年封康叔五年營洛
邑是也但考左傳與書序與洛誥則誥康叔作康誥
皆在周公攝政七年營洛遷頑之際見洛誥命周公
後條

至漢地理志以股管蔡爲三監謂共監股民則股民
而可以祿父監之者乎孟子周八使管叔監股管叔
以股畔則管所監之股卽所畔之股也監者祿父畔
亦祿父矣况管叔及其羣弟謂蔡叔霍叔也蔡仲之
命所云降霍叔爲庶人是也若止蔡叔一人何謂羣

尚書廣聽錄

五

弟故書稱三監則祇管蔡霍而無祿父詩稱四國則
及祿父矣若謂四國是管蔡商奄則當時同畔尚有
淮夷豈止四國乎

周公相成王定四國商奄之叛而以祿父之地封康
叔于衛此在諸經諸傳及別秦漢魏晉儒說皆無同
異則亦可無疑矣乃以康誥篇中王若曰孟侯朕其
弟小子封誥謂成王不當稱康叔爲弟周公奉成王
之命又不當自稱爲弟而虛假王命以冠其首遂武
斷謂是武王誥康叔之文強據史記武王克商時衛
康叔封布茲而汲冢周書亦有衛叔封傳禮句是康

叔是時能隨武王伐紂不必年幼何以不封夫叔之
晚封原非以幼故既稱爲康則已分畿內國矣且卽
隨武伐紂亦不必皆封毛叔鄭奉明水則但畿內
毛國而其後全不加封况史記明云康叔隨武伐紂
又明云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分殷地爲三
封微子啟于宋一封康叔于衛是史記布疏一語未
足定武王封叔之案也何則史別有封叔文也且蔡
氏但曉成王封康叔一語出自書序而不知不止于
此夫書序本周史文周禮所謂外史達書名于四方
者卽是其書固與本誥同出原未有誤乃又有所據

尚書賈誼錄

十六

最確無容置喙者春秋定四年晉侯假王命以會名
陵將長蔡于衛而祝鮀爭之有曰武王克商成王定
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
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之職事于魯命以伯禽而
封于少皞之墟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
氏饑氏終葵氏并武父圃田有閭相土諸土地命以
康誥而封于殷墟則不特成王滅殷後封伯禽康叔
且分諸殷民土地歷歷指數有名有物抑且康誥之
作明屬此時此周史策書左氏得之以傳春秋者譬
之隆萬年間史官紀國初洪永年封國之事以本朝

史官述本朝分藩掌故豈有未確于此不信則天下無信書矣蓋宋人大患全在據一理以覈古事夫聖賢用心有在恒理之外者孟子明云君子所爲衆人不識一據恒理則小人之腹矣故康誥一篇是周公奉王命以作誥者然仍以公命其稱王若曰假詞真若其稱武王寡兄則徐仲山日記有云周公假武王之命以作詞猶武王合文王之年以紀歲者此皆不忍亡先王之義且祝鮀明云武王克商成王定之是成王滅祿父仍歸本于武之克商故誥中稱寡兄且無一語頌武德有以也此則精于解經者若一概武

尚書廣雅錄

十七

斷則焚書矣由此觀之則大誥之稱寧王寧考寧大其不註武王而註文王者皆是此意而蘓軾蔡沈俱改爲武王而不之察也又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多言刑罰而祝鮀云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則康叔晚封實留于畿內代蘓忿生爲司寇至封衛時猶兼其官故誥屢及之而陋者又云康誥是武王命叔爲司寇非成王封衛則于誥辭封東土殷民世享又不合矣解經貴有據又貴通貫不得執此以廢彼又不得

橫據一理使天下之書舍而就我學古者知之

影

字秋晴稿

又號龍稿
文輝元有較
宗姬黃較

尚書廣聽錄

四

名諸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孔傳謂至豐以遷都事
告文王廟也然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而蔡註謂豐
去鎬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則豐曷嘗有武王廟耶
詩稱文王作邑于豐武王宅是鎬京竹書謂帝辛三
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營鎬京故武自繼文為諸侯
時即已遷鎬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者以專告文

尚書廣聽錄
卷四

王之廟與此至于豐同則是武王都鎬其不宜有武
廟在豐明矣若豐尚有文廟則舊廟不毀故耳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此新邑郊社之禮也只祭天社乃祭地此

正禮所謂饗帝于郊祀社于國者其用牛二者一是

帝牛一是稷牛也古凡祭大必祿養二牛而十之以

不吉者降為稷牛所謂稷牛者后稷配天之牛也若

戊午之社用牛羊豕以郊用犢牛社用太牢且郊一

社三禮有以少為貴者是也蔡註乃謂郊祭天地故

用二牛則似此郊是合享天地之祭此二牛是大地

分祀之牲大爲可駭禮無天地合祭者惟周也吳天有成命章小序謂是郊祀天地之詩此謂分祀大地如周禮所云南郊北郊者皆用此詩未嘗謂天地可同祭也且郊牛帝牛在郊特牲及春秋諸傳所論甚備豈有以地示一牛與天帝並設爲二者武斷哉洛誥一篇爲周書極大公案宋儒武斷將成王宅洛周公命後諸舊事盡行緡變凡詩書禮春秋諸經所載文篇俱掃滅盡矣今爲略疏正之洛誥分六節第一節周公拜手稽首至以圖及獻于是周公營洛詞第二節王拜手稽首至拜手稽首

尚書廣雅卷四

誨言是成王謝詞第三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是周公致政請成王宅洛詞第四節王若曰公明保予予子至四方其世享是成王許卽洛并留公輔政立公後詞第五節周公拜手稽首至其永觀朕子讓德是周公許從王卽洛并述已考成洛邑勉王作祝詞第六節戊辰至木是史官記事詞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勸乃洪大誥治經文原不在康誥王若曰謏侯朕其弟小子封之上

是康誥文

蔡註改移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之
上謂是洛誥文

從來說成王誥康叔作康誥而蔡氏改作武王誥康
叔則周公營洛功成始誥康叔爲不合矣因龔蘓軾
說移此四十八字于洛誥篇首予前于康誥篇辨成
王誥叔武王不誥叔亦旣詳明且春秋策書載祝鮀
說原有伯禽康叔兩誥皆在成王宅洛之時今洛誥
命伯禽爲後儼有誥冊告于洛邑大蒸明堂裸獻之
際則伯禽康誥出于一時尚書春秋兩相照合四十

尚書廣集錄

三

八字正史官作誥者推原所自之本文在康誥不在
洛誥也况春秋衛遷帝丘甯武子有曰不可以間我
成王周公之命祀亦惟以康叔之祀實成王周公之
以命之並不出自武王之命則夫初基東國命祀所
本康誥篇首非此四十八字不可矣若謂是洛誥之
文脫簡在彼則洛誥與各誥相接成篇其中時日前
後皆聯絡不斷忽挽此節則于惟三月哉生魄與各
誥三月惟丙午朏雜出無倫脊矣嗟乎何苦爲此

朕復子明辟其基作民明辟

朕將復政于子明辟故營洛以爲始作民明辟之

地

蔡註朕復命于子明辟故營洛以爲始作民明辟之地其說謂周公無攝政事此復者復命耳若謂復政則有失然後有復成王無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王莽居攝幾傾漢祚皆儒者有以啟之不可以不辨

予謂此復字不始自洛誥也咸有一德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亦以復政爲復復政厥辟正復政明辟之同文也豈商曾失位耶且此洛誥本文亦有之矣王曰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卽辟者就其位而爲

尚書卷四 虞 監 錄

四

君也亦惟公復之故王始就之卽辟與復辟文相當矣且始作民明辟者周公當下之言也亂爲四方新辟者周公進此之言也夫經有同文卽無異解何則文旣同則義不得異也况經本文乎且天下惟好語最叵信有失然後有復試問其所云復命者命亦有何矢而復之耶若夫居攝一事則自昔有之伊訓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此是恒事如謂王莽傾漢皆起于儒者居攝二字則大不然古聖行事誰非口實莽直以受禪爲法豈顧居攝華督弑宋公亦以除民怨而弭兵革爲詞

此湯武也亂臣賊子法堯舜湯武耳法冢宰哉
王肇稱殷禮

殷禮殷人之禮也

蔡註殷禮盛禮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
周公營洛邑定大禮遷殷民此三大事也營洛既成
則最要是定大禮故告王以居洛之事而首及行禮
其曰殷禮者以開國定禮原兼前代而損益之况治
殷頑民則尤宜以殷家掌故爲之引迪與後其大惇
典殷獻民同一意也若云是盛禮則樂盛稱殷禮盛
不稱殷樂由人心生故从耳从父皆從中出易殷薦

尚書廣聽錄卷四

五

于上帝是也若禮則三千三百有曾稱盛禮爲殷禮
者乎曾子問君喪服除而後殷祭與春秋吉禘五年
而再殷祭皆指禘祭言謂大祭也殷祭非殷禮祭可
殷禮不可殷也蔡註如此差繆歷卷多有予獨辨此
者以其解殷之意別有在也說見後

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惇宗將禮

記諸臣之功大者爲大祀地也 惇崇大禮也

蔡註謂功宗功之尊顯者 惇宗卽功宗之宗也與

下文宗禮同

此正稱殷禮之一也殷禮尚功臣之祀如伊尹伊陟

格配皇天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
之類皆功臣從祀之事故周禮有功臣祭于大烝司
勳掌之及祭法有法施于民則祭之以死勤事則祭
之諸文皆公監殷禮而爲之者因以之勸成王爲居
洛親政之一事然而不名宗禮也蔡氏旣以功宗之
宗訓尊義矣其於惇宗將禮亦曰惇宗卽功宗之宗
矣乃又曰與下文宗禮同夫下文宗禮謂大禮也豈
惇大大禮乎推其意蓋欲繆亂諸宗字而造一宗禮
以爲記功宗之祭名曰宗禮而欲定宗禮則又當先
制一安周公之禮以爲後改經改讀所張本此不過

尚書 禮記 卷四

六

欲大反古事以爲周公留後治洛與孔傳別而不自
知其於計之至此也嗟乎其用心亦苦矣說見後

王曰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公後
時周公致政成王請王居洛而王弟許其居洛而不
許致政故曰予小子退朝之後便當赴洛以就君子
周但公不可去我當命公後矣謂封伯禽也蓋此時
成王在鎬京謂身當赴洛爲公立後以爲立後則可
長留公在周作王國卿也
蔡註謂時成王在洛身當還鎬京反留公治洛也
後猶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

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

如此則經傳皆反變盡矣夫三代雖遙然詩書禮春秋所傳自有一定之事一定之時如成王即位周公居攝此定事也居攝三年而過四國之變又定事也東征三年而滅四國又定事也于是居攝七年而營洛邑又定事也其年即致政請王居洛又定事也越明年而成王在洛遷殷頑民又定事也即于其年伐淮夷商奄五月歸鎬又定事也是以從來書傳皆曰文王居豐武王治鎬成王宅洛並無有言周公留洛

高書廣記卷四

七

者且即居洛一事成王與周公而度來洛一在攝政七年之三月營洛也一在攝政七年之冬十二月至明年之夏五月而即還宗周此居洛也然則成王周公其同居洛者裁六閱月耳又何曾有成王先歸周公留洛一事然且其兩度來洛一則周公營洛而王先歸一則王與公同歸並不得有留公在洛之時若謂即七年之十二月赴洛而王歸公留則次年遷殷王公並不至王親代淮夷踐奄逮五月而始還鎬京不得于十二月王先歸也若謂即次年五月成王踐奄之後而王歸公留則命後之冊已在去年十二月

王伐奄後在次年五月不得此時留公而舊冬大祭
卽已告留公之冊也凡此皆事與時之必不可問者
也

况後有後禮周制凡封國授爵傳子皆名曰後此在
三禮屢言之故春秋魯莊疾問後于叔牙秦穆稱重
耳不沒爲後若曰惟告周公其後猶莊叔謂叔孫穆
子曰其爲子後是也若留後而稱後此何禮乎禮無
後名而三代以前又並無後之之事乃以後字綴留
字而稱爲留後則可怪之甚夫留後非盛世名也考
唐志節度使跋扈不肯交代或子握兵柄或士卒謹

尚書廣聽錄

八

謀自擇將吏以邀命于朝三者皆謂之留後此其弊
在唐元和後始有之而當時天子無力聽其留後史
卽謂之爲姑息之政乃以成王之世而比于亂朝以
周公大聖而至加之以叛將之名其爲無理莫大于
是至又知難通復以留後留字而牽及留守夫留守
與留後又絕不相同留守二字起于東漢和帝南巡
張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而隋大業九年代王侑留
守西京因之立留守之名歷唐五代以及于宋相沿
不徹然而三代無此事并無此官也三代巡守不聞
設一居守者是無此事也春秋公出亦有居守之宗

卿而不名留守是無此官也且經文祇一後字耳祇一後字而誣坐古人以留後且卽以留字而誣坐留後以留守之官蔡叔亦蔡流蔡亦蔡邠蔡亦蔡非笑話乎

况其所謂封伯禽爲公後者在諸經有之非孔傳私言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後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也此命公後之據也祝鮀曰成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室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之職事于魯分之土

尚書廣雅錄

九

田典冊百官彝器命以伯禽而封之少皞之墟命伯禽者卽命伯禽之誥猶君牙君陳類用其名以爲誥名卽下文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之據也其誥維何則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此誥詞之據也然則命公立後在書有其事在春秋有其冊在詩有其誥詞此亦經文之實實可據者矣于此而猶欲悖其詞反其事是叛經矣經可叛無不可叛矣

若謂費誓東郊在周公東征之時此時伯禽封國已久則商奄淮夷不止一叛蔡氏但知近魯東郊者祇

此淮夷而不知其叛時不同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奉王命征之此東征之淮夷叛也是時伯禽未封國也多方序云成王歸自奄以淮夷又叛成王東伐淮夷始踐奄此東郊不開之淮夷叛也是伯禽始就國後也則費誓之作正在成頑初遷淮夷再叛之際與前此東征四國時逸不相涉而以此抵彼直自誤耳

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四輔誕保文武受民亂爲

王謂何以公不可去也則以定大禮遷殷民皆我公

尚書廣聽錄

事也未定大禮則公功未安也不可去也文武所受之殷民我將藉公爲四輔而亂而保之不可去也此將進公以冢宰兼太師也四輔師保疑至也

蔡註謂宗禮功宗之禮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公者安定其功之謂如下文命寧者也亂爲四輔治爲宗周之四輔後三輔蓋本諸此但曰四輔則留後于洛明矣

此則成王周公皆以遷殷民爲事而帶言定大禮耳

蔡氏必欲訓大禮作宗禮謂成王欲以功宗之禮安周公則亦定宗禮已耳乃又謂當定一寧禮以爲救

字訓作寧也夫據其訓義本欲定宗禮以寧公功所
重在宗也乃反欲定寧禮則又在寧不在宗矣初改
殷禮爲盛禮既又改宗禮爲功宗之禮今又改功宗
之禮爲寧禮不過欲收經文命寧二字爲寧公禮也
然而經無寧字忽取經中寧字之訓改作寧字而以
圖改竄則在彼爲無忌憚而在人觀之則所謂作僞
心勞日拙何必然矣上有皇天前有聖賢豈真以冥
冥爲可欺也乎

四輔二字見于天文歷著于文王世子諸書所謂設
四輔及三公者卽太師太保之任蓋是時召公爲太

尚書廣雅錄

七

保成王將欲進周公冢宰而爲太師故爲是言乃蔡
氏以東都當之謂豐鎬是三輔加東都卽是四輔總
欲實已留後治洛之說以爲此卽洛邑名也殊不知
三輔者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也豐鎬祇二輔已不
合矣且此係漢後稱名在秦改郡縣時但稱其地爲
內史而不稱三輔卽漢地理志亦仍不以是爲名至
漢稱之久紀形勝者因之有三輔荀圖一書行于人
間而成王口中乃欲添一輔以名東都怪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予且以多子越御

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司乎先

此周公許王留任同來洛以遷殷民也蓋成王責公

雖有定禮遷民兩事而遷民最重故公許留任而專

以遷民答言謂王命以來洛保此文武所受之殷民

治爲四輔所以大我之恭奉也謂此王事爾王來

洛而厚典殷民之賢者以治爲新辟則恭承之倡在

王矣何必治爲四輔哉予不遇答此殷民爲民爭之

倡而已承保受命民與誕保受民對文亂爲新辟與

亂爲四輔對文

尚書實錄卷二

卷四

十一

考朕昭子刑乃單女祖德俾來茲殷乃命寧

此與下

二節蔡

註章句屬讀與

原本不可見後

若夫定禮則我已曾與保民並行之矣我嘗以制禮

授王成我以昭子之典刑者乃所以殫祖德也嘗使

來營洛茲斯殷頑民而思遷之者乃所以命保民也

此兼答定大禮也徐仲山曰片庸曰周公成文武之

德卽周公制禮也二乃字對文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首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

禋于文王武王 答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

德殷乃引考

且予嘗蓄二噲思助王薦享而不敢久宿已于考室
時禋二王矣然而祝辭亦每以王白作德使殷民長
成此室焉蓋考者成也竹書宣王八年初考室詩小
序曰斯下考室是也是時洛邑考成之祭公自主之
因責王保殷而并及此以道其稱祝之意非述其事
也

王仲殷乃承欽萬年其承觀朕子懷德
然則王來遷殷使殷民萬年承攸觀德勿替者事在
王而已

祭考朕胎子刑乃單文祖德
字連上

精讀廣雅

十三

佯來皆殷乃命寧子勿以至也二白曰明禋拜手

稽首休享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解謂此蓋皆殷民而命寧周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爲
酒合以鬱鬯所以禋也宗廟之禮莫盛于禋王使人
來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二白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

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
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
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與

此則造事之中又造事造禮之中又造禮矣原其初
意不過欲反前傳思造一刑公留後治洛事耳乃既

已留後則必記功宗定尊禮賜秬鬯休享初以功臣
事之既卽以神明享之于是有周公留後事又有成
王賜周公秬鬯事有留後禮又有此寧公之寧禮造
事日益增造禮亦日益出矣予嘗問姜壺曰子亦知
古有寧禮乎壺曰有之予驚曰何壺曰婦人歸寧者
非與予一笑而罷然則三千三百中其于婦人歸寧
外又有此一禮固屬大妄特彼妄言之如妄辨之從
夾九命賜秬鬯並不獨賜必以車路弓矢等相兼賜
之今獨賜秬鬯無禮一卽賜秬鬯亦必有圭瓚爲副
秬鬯資裸圭瓚則行裸器也王制曰諸侯賜圭瓚

尚書廣聽錄卷四

古

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故詩稱宣王賜名
虎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書序稱平王賜晉文侯秬鬯
圭瓚今無圭瓚將何以行秬鬯無禮二且秬鬯非自
飲也所以飲其父祖也故詩稱賜爾文人書稱追孝
于前文人今乃以此享公此非寧公實活祭公也無
禮三惟此秬鬯周公畜以禋二王故用二卣二卣者
文一卣武一卣也若但賜大臣則詩言所稱無不曰
秬鬯一卣今寧公一人而用二卣豈二祭公耶抑亦
備物貴偶冠綬乘雁必行雙耶王莽九錫做洛誥亦用二卣此誤也無
禮四據其所引蘓軾之說謂古有大賓客以享禮禮

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豈非敬之
至則其禮如祭也與則大不然古但有享禮無祼禮
享者薦也備物之至有體薦有散黍一如事神而實
則有飲有饌多饋而獻饗之所謂薦也今但行祼禮
而不行薦禮此大易觀卦所謂祼而不薦者其無禮
五且卽此祼而不薦古必有禮以當之矣按禮器諸
侯相朝祼用鬱酒相酌以相敘芬芳之情今以君臣叔
父而仿祼敵國專敘芬芳在君臣則已慢在叔父則
已媿無禮六且其所爲侔來者以命寧來也以命寧

詩書卷之五

五

來則不宜又苾殷矣古凡行輕禮則或一使兼二禮
寧公非輕禮也且寧公禮也苾殷者事也事禮無兼
行者今謂一使兼二禮不可謂一使兼事禮則尤不
可也無禮七且行事禮必有次第今以寧公而先
曰苾殷將先苾殷而後寧公耶抑先寧耶且其所爲
寧者王寧之也苾則誰苾耶使者不自苾而使公苾
則又無此事是旣無次第又無着落無禮八况史文
措辭必有體要曰明祼拜手稽首休享者公之言也
今作王之旨則以君拜臣以君享臣其在臣身必有
聞而悚然語及而惕然欲敘述之而兢兢然必不敢

出諸口者而乃琳琳琅琅備述而詳道之豈以王爲不知耶抑誇之耶抑亦借此聲說使在朝中外皆聞之耶此則于當日情事無一當者其無禮九夫妄造一禮旣已不堪乃卽此一禮中而其爲無禮者又復有九可耶不可耶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祿

此史文也戊辰者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之戊辰日也王在新邑者此時王已在洛也孔傳謂是日王到

尚書廣聽錄

十六

洛非也烝祭歲者卜于戊辰之日舉烝祭而是日爲成王卽政元年之歲首故曰歲蓋烝冬祭名周制冬祭在子月改朔之月雖是冬祭而實在歲首其名爲春如周禮仲冬大閱遂以享烝而春秋桓八年書春正月己卯烝以夏之冬卽周之春也獨是攝政七年以長歷推之其年有閏月雖此十二月卽夏十月建亥之月而行至戊辰日則已交次月之節爲卽政元年改歲之日則時已春矣故成王于是日卽舉烝祭而且以歲首朝享之故加享二王所謂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也是以烝祭與歲總是春祭而記其

月日則仍曰在十二月史文甚明孔傳謂戊辰是十
二月晦日到洛次日爲卽政元年之朝卽舉歲祭不
惟人事不及卽齋戒諸節將何以行若又十日則于
戊辰于在十有二月諸史文俱不合矣若王命作冊
者則成王命作命後之冊逸祝冊者則于祭時史逸
讀此命後之冊惟告周公其後者史自解之曰讀此
冊者惟告周公其後耳蓋古者封國在祭時祭統云
爵有德而祿有功必在太廟且必于祭日行之示不
敢專也今伯禽封魯實在此時作冊讀冊卽春秋祝
鮒所云命伯禽之冊者且其命法則于一獻後君降

尚書廣聽錄

七

立阼階之南南嚮受命者北嚮史從君右執冊而命
之則在周公留後之策可能于大祭日行此禮乎至

于王賓殺禋祫格則殷王之後以王有殺禋大祭與

羣后偕來詩烈文序所云成王卽位諸侯助祭者正

此成王親政卽位在洛之一祭也然則詩書春秋皆

明証矣若夫王入太室祿則太室者明堂之中室也

時周公營洛正作明堂于洛都以爲新君朝享之地

因卽祭于此而王入太室而親主也焉舊傳謂太室

是清廟五室之一則清廟爲明堂太廟之通稱朝左

太廟焉有五室惟明堂九室除四維外則東南西北

皆名太廟而中一室名太室總爲五室是以鄭玄謂稱明禋者卽明堂禋享之意而稱文祖卽祖文王于明堂也雖其言近鑿然亦不爲無據云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史又專記命後之時重之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又專記周公攝政之時重之又重之也若曰公爲文武保天命已七年矣嗣此保殷民耳

尚書廣要錄 卷四

太

先將天命曰七年矣

新風公... 命... 重... 文...

王命周公... 命... 重... 文...

明堂也... 雖其言... 鑿然亦不爲無據云

蕭山毛奇齡

又名性稿

字更生稿

尚書廣聽錄

五

文輝克有

多士繼洛誥之後先營洛而後遷殷也古事如是經

文亦如是也蔡氏又謂先遷殷而後營洛此何所據

耶多士文云予惟時其遷居西爾爾小子乃興從爾

遷何解耶

無逸敘殷賢王于高宗之後次及祖甲按祖甲即高

宗之子祖庚之弟也國語說殷事有帝甲亂之語而

尚書廣聽錄卷五

史本紀亦有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

為帝甲滔亂殷道衰語故孔氏註無逸改作太甲固

于前中宗高宗敘次有乖而鄭玄註漆書遂造為故

事謂祖甲是武丁子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

祖甲而祖甲以為不義逃于人間故曰不義惟王久

為小人則誕妄極矣正義云武丁賢至無容有廢長

之事祖庚又賢嗣則又非所當廢之人且祖甲逃遁

誰所傳說武丁廢立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

而誣祖甲也其說甚明而蔡註無學則又襲鄭說以

為得計而不知經文與國語兩無礙者經云其在祖

甲不義惟王爰暨小人言祖甲少行不義爰及非類此正國語所謂亂之本紀所謂滯亂也乃作其卽位而改行率德遂知稼穡之艱難有何不可此本後事而國語與本紀偶未詳耳吾以經爲主而間取春秋間人所言以相質証則諸書盡通而乃造古事以誣聖賢何爲乎

君爽一篇據書序成王卽政之初年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而召公以爲公危疑之久自流言至今定大難成大功已非一日當此嗣君新政之際自當潔身引退不居盛滿而乃皆致之後仍復留此則愛公

尚書廣聽錄

二

之至反類疑公而不知公意之又有在也篇中反復陳說皆自道已意文義甚明而蔡氏又駁書序之說謂召公欲去而公留之公然又造一古事不知其出何書據何典而第就本文釋之雖彼此俱可以解然但留人則留人已耳何必嘵嘵絮絮只將已身分說以求解免此是何故卽此亦宜自省矣

且經文章句最是關係據史記漢文時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尚書非受其篇帙也伏生二十九篇久傳人間篇帙不失其所受于伏生者祇篇義字詁章句屬讀耳乃是時伏生年老義詁不全卽令其女轉授

而頴川口語與齊人有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則此一屬讀是西京立學官後諸儒博士中外肄業無不一轍斷不容于其中得彼此互異一字何則以其直受之周末秦初百年敦學之所傳所謂師承亦所謂官授也今孔傳傳文可隨意解說而其間屬讀則正西漢時學官原本况二十九篇又與後出五十八篇迥不相同蔡氏卽有異義亦須就其屬讀另爲解說而乃并其屬讀而更易之如此篇改變處不啻二三則古經授受并滅絕矣予于從前所改變不服枚指祇就君奭篇略著之以明此

尚書廣雅錄卷五

三

周公自解並無留召公之意且令周秦屬讀至今猶得視一二以見古義此亦學古者一大節目不可不曉章者篇章句者辭句屬者句之連讀者句之斷也周公若曰君奭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章
事有不可不憂恤者夫殷失天命周受天命此已然
事耳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也章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我豈敢謂始必順天終必墜命然而始受事而終不

章基始也若順也

去者以爲天命未可知也

嗚呼君已句曰時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章

已乎未可已也我之不去君當是我不當非我也我

亦不敢苟安乎天命以故至此也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

儻不念此

惟人在句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

在家不知

而曰惟有衆人在耳于我何與則我後嗣有如此者

可得云在家不知耶

尚書廣聽錄卷五

四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勿克經歷章

夫天之墜命者以其不能有經歷人也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章

今我則經歷久矣欲繼前烈亦在我而已

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雖我之留此亦豈有所正于此然而嗣前王以啟後

王我之事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章寧于即文王他敘此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故我之道亦惟以前王得天爲兢兢焉

公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歷觀殷商前代無非大臣陳保以得天命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天惟佑商則凡商家賜氏之臣百官族姓皆已克盈

尚書廣聽錄

五

在朝稱得人矣

王人罔不秉德

句明恤小臣

屏侯甸

章王人猶君人也與說

命王人求多聞同

而為之君者又無不秉持其德明恤諸小臣以及藩

屏侯甸必欲得人而後已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

則君尚如此况臣效奔走其敢不惟德是舉以共治

君事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夫是以百事可行此不可謂大臣之無益于國也

公曰君與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股嗣句天滅威章
蓋天之壽殷多歷年所亦平平而至無異事也而嗣
王失天天即驟滅之矣天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人
今汝思之我洛邑新造則曾有大臣固命為長久計

乎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日天有斷制使文王受命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闕天
尚書廣聽錄

有若散宜生有若南宮括
亦賴有此五臣陳保其間
又曰無能往來句茲廸彞句教文王薦德句降于國

人之德也茂德隱微
然且有此五臣而又曰亦何能與周旋耶其好之不
足如此是以五人者以此道法教于國人

亦惟純佑句秉德句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章
而為之天者亦如商純佑為之君者亦如商秉德文
知天天亦顯文

章

尚書廣聽錄

六

建見冒句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覆下民而答上帝以至于受命

武王惟茲四人尚廼有祿章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章

惟茲四人貽武王句惟冒句丕單稱德

武王亦然則是文武受命皆不可無大臣如此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句暨汝奭其濟小子

同未有位誕無我責章

今予去就未決若游川然予弟往雖先汝不顧何

哉以為小子雖卽位而同未卽則我雖致政而同未

致不得曰大無與我事也

收句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

有能格

向使歛躬而退不往而收不勉所不及使老成之德

不下于民則鳳鳥且不至况能如商臣之格皇天哉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艱章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逃

我今告君者將請君謀久長之道也若我則決計矣

何也

尚書廣聽錄 卷五

七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章

前王悉心以命汝使汝作太保以為民立極

曰汝明勗偶王在直乘茲大命章

亦曰汝明勉配王惟在誠信以乘此大命而已

公曰告汝朕允章

今我亦告汝以我之誠信

保奭其汝克敬句以予句監于殷喪大否章

君保也其克敬者亦以我言可信殷喪當監也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諾予惟曰襄我二人章

今我念天威一如殷喪尚書廣雅錄了無誠信而徒滋此口語

哉亦惟曰贊襄四輔專在我師保二人已耳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汝有同情亦必曰在此二人倘天休海臻二人弗勝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汝能敬者也與爾避賢遂讓後人于大盛之時豈不

快哉章

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章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句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若果誠信輔導則二人已足凡先王之功我皆能成

之文冒武昌我亦冒四海不足治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諾予惟用聞于天越民

弟予反覆明恤者豈不敏哉亦惟此天人之際尚可

憂耳何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予初謂天命基始當謀其終而民德難保亦復如是

則是予之受事于始者正當急圖之于終可輕去耶

祇若茲行敬用治

自茲以在仍治事而已

古以竹簡空故多分章實有不闕義訪處若屬讀則

義盡矣矣但今文有兩屬讀一伏本一孔本也此雖

孔本屬讀而其中于西漢儒者無異屬讀處則即是

伏本若六誥有兩本並見至今猶可蹤跡者如伏本

為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以猷字屬誥字

下作大誥道爾多邦及爾御事猷猷者道也故王莽

仿大誥亦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以及御事以

莽西漢時古文未立學故也即鄭玄賈逵輩亦以見

漆字不見古文並作誥道解獨孔本古文作王若曰

猷大誥爾多邦此是古經原文何則以微子王若曰

猷股王元于多方王若曰以告爾四國多方皆一例

尚書賈疏

九

也若然則此猷字自當作發語詞解而孔傳在西漢
習聞伏誅亦解猷作道則屬讀不誤而義誥誤耳又

孔本屬讀于次節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句延洪

惟我幼冲人句而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謂此害

長大也則伏本不然觀莽誥次節弗弔天降喪于趙

傳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則延屬上句洪屬下句矣

然此伏是而孔非者以多方云洪惟圖天之命又可

例也凡此皆屬讀之有同異者要皆古屬讀耳按唐

有賜公卿只題裴度詩願續延洪壽則延
洪汎言長大唐時猶然孔讀不盡非也

多方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言天不即喪殷寬假受

尚書廣雅錄

十

辛者至于五年所云五年則謂文王改元九年大統

永集俟武立五年而後伐紂觀此則泰誓所謂惟十

有三年果武合文年而無可疑也若今爾奔走臣我

監五祀則此五年者以征四國討之裁及三年即蔡

氏武斷謂先遷殷民後營洛邑亦不能越三年之外

故孔傳謂若無罪過即遷徙不逾五年當還本土則

又以後世流徙之法歆誘殷民大非當日遷頑本意

不知此所告者皆殷之大夫士耳即當日監遷者耳

監遷官司五歲當代故曰今爾之奔走臣我而為我

監者不過五祀已耳過此便當敘勤事行介賚矣故

卽曰爾惟克勤乃事又曰予懋時其大介賚爾勉簡
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蓋實告以應簡用也五
祀者監官之限也

顧命四人執戈夾兩階祀兩階者昨階寘階也然則
無中階矣往嘗疑禮文但稱兩階並不及中階凡寢
廟中庭則多稱兩楹之間于中階則多稱兩階之間
且有謂兩階之間每以墜圭壁匱室及祭肺包餽諸
物豈不顧出入耶今以四人夾兩階則每階兩人共
四人豈有中階正行之地而不設一人者然後知
太廟路寢皆無中階而言禮者不及察也嘗觀考工

尚書廣聽錄
卷五

十

記明堂九階謂前三階三面各二階而明堂位則實
有中階如三公立中階之前類則寢廟之制惟明堂
有中階而他皆無之若三瓦則東垂一階西垂一階
不知北階在何所此云立于側階是北階則豈北亦
無中階乎又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則東
西垂亦名側階大抵四面皆偏設均無中階然其制
則相沿昧昧自三古至今並無一人道及耳

顧命王三宿三祭三咤又云太保受同祭噤宅授宗
人同膺儒以祭噤宅咤字形相近且三字並列遂謂
宅卽咤孔傳以祭噤句以宅授宗人同連屬爲非是

不知祭者以酒酹地也。咤者奠爵也。此祭極時也。若
太保祭，齊是饗。福時先以酒酹地而後少齊。至于齒
于是居其位而授宗人以虛爵，則是宅者病也。與咤
大異，而以臆見強合之，得乎？

康王之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句信用

昭明于天下。孔傳謂底至齊者，致行至中也。若曰昔
君文武于太平，富有之時，不務咎惡以底，至于中，貴
足以昭顯于天下。此在馬鄭王賈諸說俱同，而蔡註
變之以齊信爲句，且又不識齊義，謂齊信者兼盡而
極其誠也，則于屬讀義誥並失之矣。爾雅齊中也。釋

尚書廣雅錄

十一

地，距齊州以南，疏曰齊者中也。古謂中州爲齊州，列
子華胥氏之國，不知去齊國幾千萬里。註齊國中國
也。故微子克齊聖，廣淵有解作中，且聖廣大而淵深
者，然蔡氏安得知之？

顧命，康王之誥，雖是周史記事之文，實卽周公所制
禮也。周公定大禮，原在成王卽政之年，則以當代行
新制禮，其于繼世禪受大事，必倍加縝密，是以史敘
二篇，頗爲詳悉。此真百王不易之法，而宋人孫覺忽
倡邪說，以爲康王卽位，不宜脫喪服，而改冕服，黻
作書傳，卽和其說反覆明辨，而蔡沈又襲之，入集註。

中此非詆孔傳直滅經也。且非議周史實謗毀古聖賢也。蘧軾既誦武王爲非聖則自當闢周公爲非賢。此固罪大惡極。惟有加非聖之誅無容辨者。顧愚人傳煽不可不一白也。

蘧軾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旣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旣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者未及期日而有齋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

尚書廣聽錄

十一

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莖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旣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旣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

夫當此周禮盡亡周公之制作不可再見卽三禮殘

闕又並無天子之禮可顯相考訂竟遭喪卽位列代以國恤而諱其事卽有所見亦安能一一校辨而不必然者據云王受顧不且易服但當使太史將先王之命授王于喪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之夫此受顧者受之于卽位時也周制遭喪便卽位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也踰年再卽位然後改元一年不可有二君也則是遭喪必卽位卽位必改服古殯棺在太廟一云在路寢遭喪宅恤皆在大庭而一當卽位則北面奠殯南面臨天下如太甲見祖奠殯之後則侯甸羣后咸來進見此必不可以喪

附晉黃憲後

古

服行事者若踰年卽位則朝正告朔總在此日改服行禮尤所必然舊儒所謂卽位者人君莫大之禮也卽所謂正始者也又所謂承先王序百官御四海者也是以是日卽位卽是日受顧寧不知先王寶祿尚在寢西而乃鄭重鋪張設中外黼座陳車路敷寶玉大臣冕裳小臣弁戴若是者何也以爲卽位六事受顧亦大事兩大交重而不可忽也今欲于卽位時受顧則卽位無喪服禮不于卽位時受顧則先王命顧時于彌留之際猶且崛起涕泗特被冕服而太保太宗何敢以凶服承命委脫卓葬且君授臣世授者祭

服臨廟庭則臣必朝服而受于祭所豈有前王居黼
屨授之而後王可居喪次以受之之禮蓋次者位也
禮各有次此喪次非受顧次也况卽其所爲喪次者
是時顧卹未授王位未定喪至未立安所得寢東大
次而居之又况殯宮未奠凶門不闢卽羣臣治事之
位尚無處所而謂諸侯可草率闖入哭踊路寢是真
無稽之言茫然不知典禮爲何物而乃曰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無忌哉言之也但推其愚腹不過謂孝子
一着喪衣便無再脫理耳不知古禮喪節時有更易
始死者冠襲而免袒遷尸着冠歛而又免袒然且道

路之間並去免袒以爲非隨柩行與反哭則不免于
壙壙者道路也則出門在途尚易服矣故天子雖在
初喪而苟遇郊社則必越弗而行事越弗者改服而
至祭也禮所云以圭服祀上帝以毳毼祀山川是也
然且筮曰易服上壘易服臨窆窆易服何則謂其與
神交之道也夫交神者人君居位中一事也居位中
事苟稍關重大卽易服不顧何况居位乃軾大無學
妄以冠禮比類謂冠日遭喪卽服喪冠以是爲不當
易服之証則不通極矣夫冠禮可與卽位較乎先王
重卽位而輕冠禮苟人君未冠而卽位則冠禮遂廢

是以邾隱公既即位將冠而問于孔子孔子謂天子諸侯無冠禮其有冠禮夏之末造也世子雖幼而既已卽位則尊之爲人君矣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則是天子諸侯所重惟卽位而冠禮極輕卽位而不冠卽不冠矣是以吉冠凶冠惟其所服君功之喪尚不敢抗而乃敢與卽位大禮較長短乎且夫世子初生與世子卽位猶有間矣乃君薨而世子生則大祝易裨冕之服奠幣告殯太宰太宗少師亦皆易裨冕之服而奉之以見于殯然且奉子而入祇以衰從而未之服也至告畢而然後襲衰于子身而出

夫父之子子不敢袒裼不敢文飾所謂見父無容者而羣臣易服世子奉衰一子諸臣必不敢以喪衣闌入草率哭踊而矜莊嚴慎至于如此是以聘降于朝而遭喪將命則主人易長衣練冠以受聘卽出聘君薨而使者歸國仍執圭而反命于殯是聘亦易服又况朝禮乃軾又據春秋謂晉平之喪不受幣不見諸侯以爲確証不知此是與國會葬之禮與卽位不同其所謂幣是與國助喪與新君相見之賂子產以爲多而難將叔向嫌其薄而不受非謂喪不可用幣也不其不肯見以晉方行霸思以威與國古服相見則不

甘鹵服相見則不耐非踐不可以易服也。僖氏讀春秋傳不能甚解而又不會讀全文徒採擇篇段以爲文詞之用故東坂西拽皆非其倫。彼第知晉平喪禮亦知晉平有卽位易服禮乎。春秋傳曰晉悼公卒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收服命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滌梁所謂收服卽易嘉服也。烝于曲沃易嘉服而祭也會于滌梁易嘉服而會諸侯也。儻謂康王易服晉侯不易服將以是爲周公罪則請讀春秋傳全文而然後再議焉可耳。

尚書廣聽錄
卷五

七

